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一
百九十八
二九九



19438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午丙

四月朔己亥○上在貞陵洞行宮○朝 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

前 啓及第具 成職 罷選收事 頃日迎 詔二度習儀時義禁府羅將等諉以禁止致

辱於館學列班儒生無所不至事體至為駭愕其日當該郎廳請 命

罷職羅將等並囚禁治罪都抵府都事李應男為人悖戾今授本職

物情甚駭請 命罷職習儀臨時則館學掌務官所當先期受出章標

審定諸生班列之處使無臨時顛倒之患而專不致意至令儒生被辱

於禁府下卒終為闕班事體未安請 命推考 答曰已喻不允餘

依啓○傳于右承旨曰副使先行云遠接使一人何以陪行乎其事故

常招問禮官 天使事所聞問之以啓宋駿回 啓曰招問禮官問之

則自義州起程日副使先發呀串中火後正使先行其後則正使例為

先發兩行先後其間道里不甚懸遠有若鱗次而發者故遠接使隨後

陪行而 詔書則正使前陪持 勅書則副使前陪持矣 正使性度

寬厚接人恭遜 副使性度剛明檢下一事另為致念門下人稍似畏

戰而其徵索之弊則與 正使下人無異矣聽得一行之言 正使嘗

下李千樞稱號者用事 副使管下軍門差官周子才稱名者用事故

兩使允有分付除弊之事此輩必曰是皆俺等周旋之力要索人情云

自林畔先為馳來其後事未能知之云矣 傳曰知○諫院 啓曰前

及第吳廣職
殊選故事

頃日大平館二度習儀時館學諸生使泮宮下人講問禮

貌於外庭考宣之官以無標出入加以杖責因與之反覆究詰多縱
隸卒挈捕館人以致墮突儒生立班之處橫恣迫逐無所不為至於
鎖項批頰顛倒巾裳毆辱章甫大駭觀瞻使之散亂奔避不得成列
此雖出於下卒無知頑濫之致而不能終始善處越即禁抑大失 國
家崇儒重禮之意請其時次知兵曹禁府郎廳並 命罷職率隸之
侮辱多士極為痛惋其散亂相失不成班列固是事勢之致然而正錄
之官不為預講禮貌受出章標竟使迎 詔習儀莫重之禮曠缺班行
不成體貌請其時大平館儒生習禮次知官負罷職 上曰已踰不允
餘依啓○左副承旨崔濂以委官言 啓曰自古及今凡人罪惡多起
於怨家當觀事理之是非而參商焉耳豈可以怨家所發之故而皆謂
之誣罔乎但此獄初無干證與聞之人只據本犯所言者而成案出
在夢麟之口而入在姜允之耳夢麟雖已明白說過於十四年之前而
到今豈有不諱之理也姜允之於夢麟私怨赤憎之深期於必陷無所
不至則構虛捏無亦安保其不忍為也今此對辨之際姜允言辭種種

窮遁且多前後變辭之狀至如癸巳甲午兩年先後之分最是關係重大處而亦不明言初招指言夢麟避居于兔山谷間云而今則說稱雖曰兔山谷間而與夢麟所居楮頓村只隔一嶺不遠之地云夢麟執稱長在官門勸農立役足迹未曾至於兔山山谷間云云而姜允不能攻破其說但言已死之劉廣守明知夢麟避居之事云臣等反覆究則姜允之情極為兇詐所當為先刑推歸一而但年踰七十歲無帳籍可考觀其氣力則可以受杖矣第念石乙屎稱名人有無亦是端緒之可尋者也故即日盤問從孫崔彥鶴以石乙屎有無則從孫則曰石乙屎稱名人郡地居住年可六十亂後得病身死聞有一子以京砲手赴防身死云崔彥鶴則曰官屬石乙屎邑內居生年可三十餘歲亂後身死云以此觀之則石乙屎有老少兩人而夢麟則終始說稱朔寧境內本無石乙屎稱名人云此則夢麟之違端也未知何以處之敢為並稟

稟 答曰允此獄事不知曲折但初見即疑其應出於猜嫌搆捏初日下問者有以也辨之亦似不難豈有夢麟自言之理乎允之言曰夢麟逃在山谷中自言之他無事干其愚可嗤也予見如此而已委官參量處之可矣至於石乙屎之有無則彼此納招皆難盡信○左副承旨崔

撫以委官言

啓曰姜兄已服其罪令義禁府照律施行從孫彥鶴更

無可問之事為先放送何如

答曰兄○姜兄供稱果以事占掌務之

嫌不勝憾憤之際同在掌務韓信弘亦以為此人不可使之以為掌務

常勸設計構陷而前聞朔寧有掘取監司屍身之事故因指以為夢麟

之所為而構虛謀害做出無形之狀現露辭綠的實事○庚子○諫院

啓曰

前啓及第具
就職陳還收事

持平李慶榘獻納尹讓大司憲洪湜執義李好義

掌令閔汝任持平柳慶宗掌令李德溫並引嫌而退三省推翰之際甚

諫之密辜為按獄是非至於文書封裹之事則自有主管之人但省翰

事體至為嚴重罪人供招遺落不封文書 啓下之後方始覺悟搜得

於案上踈漏不容且有後弊似難免同坐不察之失李夢麟之事既有

人言又出於大復兄弟為父復讎之許痛惋之情人所同有安得逆定

其虛實而不為囚翰乎 啓請按問固為得體別無言事之失馬前橫

突之人執捉知家出於循例而主人者憤其知家歐打法府下人至於

碎頭裂巾放遣犯路之人固甚痛惡而實由於下賤輩無知頑悍之致

臺官無可避之嫌請持平李慶榘獻納尹讓適差大司憲洪湜執義李

好義掌令李德溫閔汝任持平柳慶宗請 命出仕三省罪人推翰文

案極為嚴密所當審察封畧詳慎出入而姜允所供遺置不封文書往來 啓下之後始為覺悟搜得追 啓踈漏不密亦似有後弊請禁府

堂上推考承旨都事專委封畧主管出入而使莫大文書遺落追封踈

脫如此請色承旨庶差禁府當該郎官罷職 答曰允承旨推考具成

事不須煩執○咸鏡監司李時發馳 啓防禦使兼吉州牧使李守一

牒呈內今三月十七日大風振作本州山城新造大廳及南門一時顯

頽云艱造之屋因風顛仆極為可惜改造之事待臣巡到之後議處計

料事○辛丑○王世子問 安○司諫院前 啓及第具成職牒還收事

色承旨適差事 上曰具成不可不給牒承旨不可適差○司憲府前

啓及第具成職牒還收事 答曰具成不可不給牒具成故贊成思孟之子也為人兇險

邪毒議論頗僻不正已丑年為諫官阿附勳徽聽其指發力主再勦崔

承慶之論終致瘦死獄中朝野莫不痛惜之定遠君夫人處之妹也以

此頗有內力得券給牒之恩臺諫抗 傳于吏批曰前日參下武臣

等箇滿積滯者隨即遷轉事傳教矣未審如宣傳官部將守門將等皆

盡遷轉無一人耶與其用廢官之庸劣者何如用武臣且武臣必於年

少時除職試其才而進退之為可且咸興判官非尋常庸才所堪更為

極擇有名之人吏批回 啓曰臣等曾承 聖教非一再常慮參下

武臣積滯之弊從箇滿次第隨闕注擬而六品窠闕無多各歧推移擬望之際未免緩不奉行之罪尋常隕越今則宣傳官箇滿者二人而其一負則箇滿在前月十二日部將箇滿者一人守門將箇滿者六人而守門將梁繼仁金天祥則前政擬望未受 天點仕滿績滯者如此其多而不即注擬致勤 下教臣等不勝驚惶伏地待罪 傳曰勿待罪

○弘文館上劄曰伏以人君為國之道莫大於定罪酬功而罪關萬世功微一時則其可以一時之微功貫萬世之大罪乎及第具歲黨奸賊賢之罪自 上洞燭其情狀而前後兩司論之已盡公議少伸是非既定則是固萬世難償之罪而非一時羈勒之勞所以得以相淹也噫自古奸臣當國恣行宵臆者非止一二而至使山林篤行之士瘞死於冤獄之中者只澈一人而猶不敢自售其計陰噬其黨以濟茲謀宥也身為諫官攘臂自當首唱再鞫之議以累我 聖上好生愛賢之德宥之罪有浮於澈而實關於萬世者也原情定罪揆以王法雖置之極刑固無所惜得保首領偃息田里則 聖上酬功之意雖已至矣失刑之譏尚且難免今者給牒之 命又出於群情所不料之外兩司之論已過一旬而 天聽邈然 一俞尚闕臣等實不知 聖意之所在也况

其時附會助成之徒皆在削黜之中而罪魁之成及保官爵寧有是理是非顛倒莫此為甚公論日鬱輿憤益激臣等區區之論在呀不已伏乞 聖明亟賜 俞旨以快朝野之望不勝幸甚取 進止 上曰功

臣不可如是只使受牒不失祿為得體不得從之○以 備忘記 傳于

政院曰鄭好仁更待後日其餘守令各賜表裡李軫等四人並罷職兵

定邦事定邦乃兵使也我國之將雖非其入其職乃三軍之司命也我

國待將素輕是以士卒不畏誦令不行其所以失體者至矣兵使有罪

則鄰國使乃其元帥足以舉法若因一使臣之言而輒為進退之則非但

體統有妨恐有後弊人人皆得以撓之矣是前日洪昌世不為命罷李

奎文則其時已罷故罷職矣且呀命者守令賢否而已未嘗及於閫帥

而如是書啟必以定邦為晉州牧改也潛遣人伺察閫將之呀為因而

進退非予本意令備邊司回啟慶尚道暗行 御 史朴建書 啓中極言定邦侵奪軍民之罪故有此 傳教

○以權泰一為弘文館應教李必榮為弘文館校理任亮為司憲府持平

柳惺為司諫院獻納李志完為弘文館副校理尹讓為侍講院司書李

彥英為兵曹佐郎徐景雨為司憲府監察金壽賢為成均館典籍李好

信為咸鏡北道評事○壬寅○憲府 啟曰前 啟及第具成職牒還

收事今日迎

詔習儀時兵曹不謹傳語至於

黃亭入門猶不為報

極為駭愕請色郎廳推考

答曰凡凡事過則不可故不為已甚具成

前已竄黜足懲其罪今可給牒使之不失其祿待功臣自當如是何必

過論焉○諫院

啓曰前

啓及第具宥職牒還收事泰安郡守崔輔

臣在囚已久盈德縣令鄭仁涵拿

命亦下文移查覈之際拿致推問

之間必費多日當此農政方劇策應糶疊之時不可久曠守宰請並

命為先改差其代各別擇授及時發遣興德為縣蕩敗已甚新縣監李

景苾手生不經事請命遠差各別擇遣上曰具宥答府同改差擇

遣遠擇事凡崔輔臣則當議處○癸卯○朝

王世子問

安○已時

上御別殿行迎

詔習儀禮

上謂都承旨尹昉曰

天使時勿以為

難而遠伏須在近地予之氣力不如前日如有失禮之事稟助為當尹

昉對曰小臣適於此時冒忝此任黽勉供職恐有不察之失每以為慮

上曰他餘事幾盡修舉乎昉對曰幾盡修舉矣今將為習儀儀註中有

更稟之事留

詔儀五禮儀無之故今此儀註依五禮儀磨鍊而受

勅後唱禮畢其後方行留

詔禮習儀時依此為之或言禮畢一節當

在留

詔之後云敢

稟

上曰

詔使前儀註已去今不可改姑依

儀註為之

上曰迎慰承旨進前黃是進前俯伏

是以定州迎慰使自西路入來

上

曰

天使何如人乎是對曰夜半設宴翌曉出來雖未詳知其如何大

槩清簡皆曰近來無如此

天使云宴時行禮極為恭遜矣

上曰一

行頭目有紛拏之患乎是對曰

天使入定州行步席使之撒捲而後

行又撤寢帳及錦褥等物皆親授本官人蓋明日發行之後慮有家丁

拏取之患而然也且聞兩使在義州盤饌等物大半減省而猶恐其侈

汰兩使一時親往廚房周覽而出又為減省矣

上曰副使何以先行

手是對曰遠接使亦未知其所以然也但以自然先後行知之矣門

樓結綵家丁等盡為掠奪

天使遣中軍拿致詰問云矣尹昉 啓曰

我國侍臣例為俯伏此例不可遽改然

詔使既以贊禮詭告為未安

則俯伏亦似未安矣

上曰以跪告為未安者以詭為無禮乎抑以為

皇上在上不可跪告於其君乎昉曰中原人以立為敬而有告則必跪

亦敬也

詔使之未安云者似為

皇上在上壓尊未安之意也

上

曰我國禮與中原異且我國之人不能久立立侍似難矣昉對曰立侍

與俯伏只論禮之當否而已臣下久立之苦奚足計哉

上曰此亦不

可不慮然自外議處可也諸執事入

殿座前設行迎

詔習儀禮畢

尹昉進曰自 上暫入大內後宴禮器具排設何如 上遂入內宴禮

器具排設後 上復御別殿臨宴享習儀禮畢撤宴享器具而出○司

憲府 啓曰前 啓及第具成還收職牒事 上曰不允○司諫院

啓曰前 啓第及具成還收職牒事 上曰他人則豈如此此乃功臣

給牒為得體不允○以備邊司秘密 啓辭二品以上 命招收議完

平府院君李元翼議臣已將此事略陳於前日獻議之時今別無異見

但聞倭中國事靡定先差人往探隨即慶之亦無所妨領中樞府事李

德馨議倭情一事臣於往年書契對答時累次妄度 啓達今無容再

議近來對馬島所為未知更有何狀但以當初遷就之計觀之則今已

過累年矣而每守虛說如磨驢之跡彼狡賊豈肯帖耳而終任我之為

謀哉王者之待夷狄唯為安國家利百姓而相機以圖善處耳此外又

何盡較焉所可慮者羈縻定約之時如不出於十全則後悔大矣但當

預定計策以思日後之着手一邊以好言善諭來倭使之知而待之則

其遣人早晚似不必具也且前日全繼信與同孫文或過海也有萬門軍

諭賊首帖文執此前去使諸賊拜受而操縱其辭惟改之過海也又以

其師之遺言為任而往諭焉俱似有所據矣今無他端而遣人則未知

彼賊看作如何其勢當有書契然後可托以前往猝為此舉於微靈興
脅之後又未知其恰當臣之昏劣無策可獻惟在朝廷集衆議從長
善處而已鰲城府院君李恒福議此事非可以意見計度也必須熟察
彼中終始情形然後定我策應猶醫者察脈緩急然後乃可下針故不
失獎理而妙中病處臣於前日又在南方且觀遣臣前後馳 啓故知
知賊事今於十年之後事情大變且不得以時詳觀邊報其於賊中消
息向背皆未有的聞今難以朴大根一說斷定成議領議政柳永慶議
臣竊觀今番書契實出於平景直等哄脅我 國以為自己見容於家
康之地耳今若遽從其言遣使於渠之國事靡定之前非但於義不可
日後必有無窮之悔此臣所以區區過慮者也然不以通信為名托以
某辭差人入送一以慰馬島之渴望一以探日本之事情其於兵家務
權固無不可但無 國書則彼必不肯欲為 國書則未知何以措語
亦未知抵於某人此甚難處無已則姑令朴大根將此曲折措辭詳問
於橘倭觀其所答之如何更議處之恐未為晚左議政奇自獻議遣使
通好終必一有則今馬決之未為不可但朴大根么麼之言固不可據
以為定而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雖姑依其言為之似未必有患於其前

右議政沈喜壽議求成一事實出於馬島彌縫詭謀之計初非家康之本意也今此家康促和云者必是中間做出之說也但景直欲藉此事以為見宥於家康之地則亦不可謂家康之所不願也渠國若有危疑靡定之勢則其不借我一介之使以望其助已之力亦明矣六年推托不為不久而彼之刷還擄口愈往愈多自以為向國之誠則其為詐諛亦已甚矣自初至今無非恐悞悖慢之辭但今來書契稍似加毒爾若一向婉辭遷退以消其決裂之禍則固為大善矣若不然以惡言相加有甚於今日則豈無難及之悔也差人馬島益知其事情然後隨耳審處似是得計而客遊孤島細探要領而來恐未可必矣臣之愚計姑從其言示以相厚之意一番差遣固無害於帝王待夷狄之道也第念國書措語及送于某處等事實所難處此在集衆用長之如何耳迺原府院君李光庭議待夷之道有大要焉自強是也我勢既強則彼安能侮我哉今也則不然自壬辰至丙午十五年之間我之自強之道幾幾乎無聞以兵以食愈往愈之則我之勢果如何哉彼之狡詐有餘窺覘我虛實而恐塌於我者無所不至橘棗之來今幾番矣而悖慢之辭至今益甚可勝痛哉此賊乃萬世不可忘之讎牙當片以大義而盡其自

強之道而已若不能自強而唯以姑息通好為事則雖一一曲從彼言而彼之凌駕無厭後日之患其何以應之手此臣前日獻議時以自強為第一義者也况惟政等之行纒還而橘倭又來惟政則未能得彼之要領而橘倭要索尤急此無非我勢不能自強以致彼之無所忌憚也今之大計不在於遣人而惟在於自強也然而自強之道非朝夕可能而目前之患亦不可不慮無已則有一說焉惟政之行既送於前則今日之事有難處者姑依惟政之行極擇解事可信之人只令送于馬島一以羈縻景直一以詗察賊情或無妨於自強之道也臣愚眷眷終始不過自強二字海平府院君尹根壽議校虜之情我國時未得要領而遽遣人送于日本而若或秀賴主國事機又變則豈不貽辱貽笑寧姑送人馬島偵審家康秀賴果孰當國而從而處置恐或無妨清平府院君韓應寅議與倭通好利害便否朝廷講之屢矣而尚未有結局當初既不得據理斥絕則今不可一向遷就以誤事機也明矣但此事全是馬島所要而日本事情則有不能盡悉者不可因其恐脅之言遽為遣人於日本增其兇賊氣勢不若差一伶例解事之人偕橘倭送于馬島設為某辭以示相好不絕之意仍為詗探彼中情形而來更為詳

審處之亦恐未晚唐興府院君洪進議先遣人於馬島詳知彼中情形
而處之固為恰好但一番往返未必得其要領而遣使之舉終不得不
為則將如之何此當預講而審處到此恐難又為推諉以貽後悔也平
川府院君申礪議今此通信之論雖出於迫不得已而至於差人入送
日本之事必的知賊中事機然後更議定奪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及金
粹議我 區虞事每蹉失機會殊可恨惜當家康自說壬辰之役我不
動一兵伊時我 國劃然改答曰汝能不動一兵日本惟汝全二百年
舊好我 國於汝何嫌何疑非徒照舊不替抑有加焉但凡事須有執
案方可證心汝果盡去平氏遺孽糾摘發我 先陵者明白加罪則非
惟二百年睦隣之義招布四輿將軍亦永有芳名矣如是言之觀其所
為則主勢在我應變在彼可以探審其情可以酌量事勢今既持疑不
決失其事會乃恐脅侵逼之後即發一使則恐不得為輕重於圖存之
策也但天下之事一著不及一著若又失今日而後著又不如今著則
臣等踈謬未知作何處置也興府院君金悌男及尹洞鄭昌衍李廷龜
尹承吉等議賊之要信使以矣一向推阻固不無可虞之機但前後要
和非調信則玄蘇與義智輩耳家康則初無一字相及實若家康盡反

秀吉所為而真欲新修鄰好則為生靈免從亦或一道而被脅於反覆調信之餘謀未詳家康秀賴之兩勢之如何徑先送人於日本恐落於馬島中間恐喝之奸計而貽後日難處之患也若只遣伶人於馬島詳探彼中情形無以為羈縻之計則似無不可黃璉許頊成泳朴弘老議我國之於平賊有萬世必報之讎無一天共戴之義斥之可也絕之可也至於今日日本頭面已換事機頓變而九所舉措盡反秀吉之為云爾則我之所以待彼者亦豈無變通之道乎失今不圖恐無可乘之機但差人入送日本則非徒彼中情偽有所難測雖欲修書契亦未知看落之兩今計以諂委倭情伶人差送馬島言於義智景直等曰家康果欲與我國通好則如此莫大之事往復數年之間何無一字之標而徒憑佻輩之口舌乎頃者松雲之對家康也無一言及此玄豐口傳之說蓋未之信其所通書亦未知何處為之乎如許曲折擬與佻輩商議停當云云如是措辭問之則渠輩事情或可以得實而他日處置似無所難韓孝純韓浚謙議彼賊之與我要和誠為難不可知既不能直截揮斥乃以羈縻為計已許馬島互市至於日本則每推諉天朝不許通好而然猶責以益修誠懇俾有後日餘地故彼乃連年刷還傳

虜似若致其誠懇而冀我 國有以表和好之驗顧在我應之者長襲
舊套迨無決語惟政往來之後一向猶夫前日則彼賊兇狡有餘且謂
操縱在己而不在我 國其勢必不止任我所為而已以此言之調信
雖不死而事機則似當變矣今者義智景直等求通信使敦迫不已至
有恐脅之語欲許則彼中之事情難知也欲不許則目前之禍患可慮
也雖不可遽謂通信姑欲托以某事遣人往來以示相好之意者其在
今日似不可已也但欲送人至于日本則誠非有 國書不可行矣臣
等愚意差人偕智正入送馬島曰我國與日本為隣素相通好而平賊
無故嫁禍自貽斤絕茲者家康方秉所命其所舉措一反秀吉所為要
與通好屢致誠懇我 國之於家康少無可絕之義固當上奏 天朝
往來無阻兩國相好如舊日可也第以此事爾島之請雖勤而家康迄
未有一字兩國交際是何等事而只據中間之言遽為通信乎今若家
康先致一書則馳一介之使成兩國之好誠不難矣以此措辭探試觀
其所為而處之恐合機宜但必先定在我之計然後乃可如是試之不
然則亦不可輕論許箴議島夷不敢肆蜂蠆之毒則已矣不然他日蠢
動然後不得已許和則難免城下之恥今者渠輩來索驛不悖逆事且

順理毋寧乘此機會快許之為得乎前朝末以我 太祖大王威武到處殲滅兵勢極其盛矣而不和則不止畢竟鄭夢周一行然後乃息今之事勢以古料之未稍則亦須一和既不得不和則當一著決局何必再勞行役徒煩往來而浮費財力乎古之王者豈不知戎狄之可醜文王之昆夷漢文之匈奴皆屈意許和而不以為恥者徒以為生靈也聖教隱惻舍生舉皆骨醉仁德只此一言可以祈天永命臣不敢贊朴承宗議橘倭之言雖出於恐脅在我似當機權處置昔者張魏公終身不主和議而議遣使之際猶曰使事兵家機權未可遽絕况今賊中情形異於秀吉時則帝王待夷包荒之道或可為生靈屈一使臣但倭性狡黠異常今若不持國書空手而往無異松雲之行則是不過一偵探恐反召賊之怒而仍促兵端也如或因其恐脅修書持幣有同善隣交相通好之為則非但大義有所未安抑恐有後日難處之悔今宜先遣人偕橘倭往見馬島酋更探賊意誠詐然後議遣亦未晚也姜紳議和之一事出於家康與否自此的知無從義智景直之托於家康虛偽難辦 朝廷恐陷於其術不敢輕許者實出於為 國慎重之意但彼既屢屢刷俘虜以示其誠而 朝廷遷延不許終乃有恐喝之語若此不

已後日之禍豈不可慮試觀今日之勢內外無一可恃不可勝守一轍以貽後悔仍其請和之時姑許通信之意以為羈縻之計恐或無好李時彥議今此講和之事實出於迫不得已而一聽其謫詐恐動之言遽送信使非但增益其氣勢以利害所存者言之徃日之事已為監矣而抑恐後來難處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且此請和專出於馬島之賊而彼中情形實所未詳先擇稍識事理伶俐者一二人與之偕徃渠之兇謀秘計固不能得其萬一而家康與秀賴勢必相吞其間離合安危之勢及欲和誠詐庶得詞知然後審時度力徐思其可則不失其所望而事或宜當高彥伯朴名賢趙倣議臣等介曹之士通信一事不敢獻議○甲辰○同副承旨柳澗 啓曰今考騰錄則顧崔時政院當初一路宴享慶頭目贈給以物力蕩敗之故只義州平壤兩處磨鍊矣渡江之後事多難處遠接使於定州安州黃州三處皆依 天使親自酌定之數一一贈給故開城碧蹄兩處則政院勢不得已又為 啓請自京備送以此撥之壬寅年西路七處並行贈給無疑矣且入京後政院 啓辭內頭目贈給禮物議諸都監只於上下馬宴磨鍊而近聞經事譯官等語則凡自上宴享則雖略不可不給云亦令該曹館伴同議更為定

奪何如 傳曰允自前頭目贈給每宴例必為之今當依前例且回禮之節曾於 天使時所無而但 天將無不為之恐 天使亦或為之

預為磨鍊以待事有 傳教而三月初九日 天使入京其日行下馬

宴於南別宮初十日行翌日宴於南別宮其後因副使身上不平十五日大平館請宴十七日漢江遊觀十九日南別宮上馬宴二十日盤松

餞宴留館十一日受宴元五度而大平館請宴之日都承旨徐渚 啓

曰若並頭目而饋之則無禮單可悶 上曰請宴而不饋頭目未安饋

酒而從給禮物又 傳曰頭目饋酒事於政院意如何徐渚曰饋酒已

陳渠董已知之虞之甚難矣 上曰第告以國王別例饋之云禮物隨

後給之無妨觀此謄錄及其承旨姜緹私置簿又叅考戶曹文書則上

下馬宴兩度及請宴一度贈給亦似無疑矣第念今此 詔使喜遊觀

云儻久留館裡則不無屢次請宴之舉然則頭目贈給度數當在自

上隨時斟酌之中矣 傳曰知壬寅年既西路七處並為贈給則何以

三處贈給為矯誣之說拒之于頭目使 天朝之人至於指天誓日是

誰所指揮耶頭目之所為不亦宜乎我國處事每每如此設有難支之

勢必以實告之或可論以國事如此不得不減其數非敢慢也勢不解

也云爾則鬼神知之彼亦不無少悟之理矣豈可對人飾辭厚誣上國之人而可以集事乎予待天將十年言語之際未嘗少有飾辭必以誠信不圖今日有矯僞之舉良可歎哉遠接使既以狀啓言於頭目七處贈給明有前例今宜一一追補以贖前過他不可計也言于戶曹都監○遠接使柳根馳啓本月初三日兩使到黃州曲折已為馳啓矣副使欲為先向鳳山上使令通官謂臣曰俺有所為之事當小留此處隨後而往遠接使每隨俺後今可跟隨副使先去云云臣固辭再三終不許之不得已依上使分付隨副使先行而令臣從事官李志完許筠與觀察使沈悅同留伺候副使由洞仙路午間到鳳山事○乙巳○文定王后忌晨○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啓曰王世子接待天使一欵不為磨鍊矣設若天使請與相會則其間禮貌冠服與夫相會便否不可不預講而本曹未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凡事傳教矣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柳永慶左議政奇自獻右議政沈喜壽以為天使若請與王世子相會則不容不相會禮貌冠服令禮曹預為磨鍊啓稟施行為當大臣之意如此上裁施行何如傳曰凡事傳教矣頃在丁酉年間楊經理陳遊擊皆與王世子相會

而冠服則以烏帽黑袍接待云其時國事搶攘干戈靡定亦綠冠服未備乃烏帽黑袍出待今則事體與前日頓變百僚俱備儀章而獨於王世子仍用帽袍與臣僚之服一樣反覆思之極為未安臣等淺見嘗以翼善冠袞龍袍相見似為便當敢稟 睿裁 傳曰 天朝不許時未受封而擅着翼善冠袞龍袍以見 華使恐為不可○黃海監司沈悅馳 啓今此 詔使所率負役需索面皮之患甚於顧雀時頭目云而傳聞之言不以為信矣數日陪行目覩所為 詔使則甚為寬和不欲一毫擾害而下人之徵索甚於前日一站用銀之數少不下四十餘兩黃州宴享時責捧贈給甚急以黃州則別無贈給之意援例開說而不以為然回還時當為追給云如或回還時刻徵作擘則何以為之乎自 朝廷定奪指揮事○遠接使柳根馳 啓本月初六日巳時兩使到葱秀山見董越龔用卿兩 天使呀製碑文問于通官曰何破缺如是耶對曰倭賊之亂碑閣為兵火所燬因致壞爛云則兩使皆嗟歎不已副使曰倭奴之禍至此哉上使又見龔用卿翠屏山記題名處破落無存問曰是文誰人所作耶對曰 詔使龔用卿呀撰也上使曰曉得云云兩使自帳幕步過橋上到玉溜泉下窺瞰石竇之上淙滴冷

冷使家丁取杯以來承懸溜而飲之又挹石間泉水而嘗之曰泉味之
冽不及懸溜云云或踞石而坐或聯袂而行玩賞不厭俄而進茶攤飯
後兩使移坐胡床共對一卓穩設杯勺聞山頂鼓笛之聲即令我國吹
手一併登山齊吹大平蕭俄而放鷹獵雉張網獲獐以呈則兩
使見而喜笑令授廚房仍令臂鷹隨行曰路中若見雉則當放鷹云大
緊兩使見供帳齊整景致佳勝深有歡喜之色午後到平山府臨夕請
行宿所宴則兩使曰俺等今日甚爲疲倦不能行禮遠接使亦令免見
可也只排宴廳中以給下人云云事○丙午○朝 王世子問 安○

以 備忘記

傳于右承旨宋駿曰聞三度習儀之日傾城士女夾路

縱觀士族之婦馱轎連亘或有艷粧冶容混處無別可駭可愕婦人之
道畫不遊庭及日乎閨門之內豈有出郊外縱目遊觀之理雖下賤之
婦豈宜駢坐於道傍白晝觀光華人豈知士族下賤之別哉必為所笑
子聞 中朝則道無婦人觀光者云迎 詔之日婦人觀光者勿論士

族賤一切痛禁犯者士族則家長治罪言于禮曹都監○司諫院前

營及筭具成還收職牒事 上曰具成事已諭不須煩執○司憲府前
營及筭具成還收職牒事 上曰不允○丁未○右承旨宋駿以禮曹

言 啓曰 王世子若與 天使接待則當服翼善冠袞龍袍以見

華使恐為不可事 傳教矣頃年經理以下諸將官出來時 王世子

與之相會者非一而謄錄散失昨日大臣收議回 啓時只以楊經理

陳遊擊接待時冠服乃以帽袍進用極為未安故以當服翼善冠袞龍

袍為 啓矣今考司 天使劉提督接見時文書皆用翼善冠今日之

詔使相見似難異同於其間况翼善冠袞龍袍即是 王世子常用之

服而與冕服不同臣等反覆思之未得其宜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

允○司諫院前 啓具宥還收職牒事○司憲府前 啓具宥還收職

牒事 啓兩司曰給牒非過矣功臣不可不如是不允

史臣曰己丑枉死豈但一水慶而已乎憑藉逆獄戕殺無辜雖是奸

澈之指揮而承望謀事之輩戴頭偃息又齒朝班則無以慰泉下冤

死之魂瘴惡之方掃地盡矣

○以備忘記 傳于右承旨宋駿曰我國該官固為不職而 天使亦可

知矣奉 天子之命頒 恩綸於海邦是何等事體而訟路自行自止

○右承旨宋駿 啓曰昨日儀註中酒禮一欵議大臣事 命下後即

招禮曹郎廳使之急急收議而初更未始為來呈此必郎廳迹不回告之致而文字間有誤處故出給改之郎廳旋即退去推呼往復之間又至經夜極為未便請禮曹當該郎廳推考 詔使今日當宿馬山而問禮官尚不設送事甚急迫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草記又不得解見

此郎廳必是庸人大槩今此禮曹頗為未盡推考依啓問禮官議定後發送○右承旨宋駿以成均館言 啓曰明倫堂之役幸得粗完而三字扁額廣求寫出則皆未愜意 詔使臨到方為渴悶之際側聞 詔

使筆法甚妙途中揮洒不以為憚云故臣等共議通書于遠接使使之觀使稟請則欣然寫給即日持來庶可及期鐫刻以耀 詔使謁 聖

時觀瞻而第慮模刻之際一或失真則殊為未安此非刻手之精妙者莫能為也且日期甚迫本館材料已竭彌令難便送于都監極擇良手一依 詔使分付模樣一二日內刻完懸揭何如右三字大額及小字

二紙並為八 啓 傳曰允○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臣等伏

見昨日收議大臣 傳教內副使飲一酌之後不為回盃尤似未穩之

教極為允當臣等反覆參商則副使既改酒禮語意雖或未瑩而 正

使前自 上先行一盃又於副使前次行一盃之後自 上旋就 正

使前受中盃仍於 正使前行終盃禮又就副使前自 上受中盃

之後當有終盃節次故副使改撰之辭有曰 國王執盃就副使前

揖進酒副使答揖執盃還進于國王俱如上儀訖小退立云副使前回盃

一節雖不明錄而以當包在於俱如上儀之中矣臣等諤見如此緣係行

酒大禮惶恐敢 稟 傳曰此曲折予已解見之矣不為回盃之言副

使初盃後即不為之語也○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不小儀

註改定之事不為磨勘率爾無端付標豈可如是處之自前豈無如梁

天使者而未嘗改此酒禮且初意中盃禮兩使一時行之今更見副使

飲一爵之後不為回盃尤似未穩更議于大臣以啟事 傳教矣議于

大臣則領議政柳永慶碧蹄進去未得獻議左議政奇自獻右議政沈

喜壽皆以為令禮曹急速改磨勘為當伏惟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何

以為之取 稟 傳曰所謂改磨勘之語何言乎○右承旨宋駿 啓

曰酒禮一欵定奪事尚未結末今若又令該曹收議大臣後停當則必

至遲緩問禮官却未回報則 詔使不無嗔恚之患請禮曹堂上及大

臣即刻 命招收議定奪 傳曰禮曹草記末端有改磨勘之語故問

之何如是以不觀着之言啓之耶其草記何以送于禮曹乎○傳于同

副承旨柳澗曰 天使大平館相會禮後 天使往于南別宮而予還

官後復為進去乎○同副承旨柳澗曰 啓曰今考壬寅年日記則

上行迎 詔禮畢兩使向南別宮下處午時 上還宮未時自 上詣南

別宮行下馬宴矣 傳曰知道○左承旨金時獻 啓曰臣以開城府別

迎慰使下去 詔使本月初七日入本府翌日受宴臣呈 御帖及禮

單物膳單子兩使皆親執披見禮物並受之茶禮酒禮依例行之臣告

辭兩使出給謝帖曰多謝 賢王云宴罷後正使分給賞物于工人舞

童等頭目則別無擾害之事但不受宴禮欲為折價云取此並 啓

傳曰知○以成均館 天使額字 傳于右承旨宋駿曰書法畢矣○

戊申○朝 王世子問 安○問禮官弘文館典翰柳希奮 啓曰臣

昨日酉時末馳進坡州 詔使已先到即呈儀註于兩使前正使答曰

遠路數往來勞苦多矣當面謝 國王副使則曰看過儀註後徐當答

下姑待之臣今朝告辭則答曰儀註知之且曰 國王與 王妃前各

有 賜禮彩輿黃袱等物宜備兩件以待可矣 傳曰知○右承旨宋

駿以禮曹言 啓曰貞正翁主婚禮擇日以入事 傳教而晉安尉遭

父喪不得擇日之意取 啓 傳曰知○傳于右承旨宋駿曰儀註山

呼樂工羣校高聲應之云侍衛諸將兵曹都提府以下似當一揖為之
其入庭之人孰不欲歡喜祝手式言于禮曹為不為預為知委○司諫
院前 啓具成還收職牒事 答曰從之即從豈留難似煩矣功臣固
不可不給牒不允○司憲府前 啓具成還收職牒事 答曰從之即
從豈留難似煩矣功臣不可不給牒不允○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下馬宴儀註中自 上與 詔使前提調提舉俱以跪進果盤為

磨鍊兩副使改定時并無跪字故依副使所改書入矣但伏見茶禮則

提舉各跪進果子 詔使提調跪進果子 衙前云而此跪字則副使

不改酒禮茶禮一樣而或改或不改似當一體何以為之敢 稟 傳

曰自當一體皆跪○己酉○卯時 上幸慕華館入幕次○辰時 上

祇迎 詔勅禮畢使 御前通事姜弘立及譯官一人問安于 天使

○辰時末 上先到大平館入幕次 兩使隨後入來 上祇迎 詔

勅行宣 詔禮畢 上入幕次副使曰 皇帝所賜之物固當照數而

受之承旨二人進跪點閱而受之 上詰 天使前行拜禮後 上曰

皇孫誕生大人來臨視同內服 皇恩罔極大人又許留 詔尤極多

謝 天使曰 帝命也 上曰留 詔雖是 皇恩而如莊大人安得

以致此 上請拜 天使曰已行拜禮作揖可矣 上曰不須強請各行再拜 上曰遠路多勞無以為慰上使曰沿路多費盛儀多謝副使曰遠送迎慰多謝 上曰一路殘敗不能成禮惶恐 兩使答曰一路官負恪勤致誠矣 上行茶禮畢 上曰小邦蒙 皇恩至今保全吳天罔極 上曰老爺勞甚下處小憇後當更進拜 兩使曰自此辭別 上請行拜禮 兩使曰勿拜作揖可矣 上與 正副使出中門外作揖而 天使先向南別宮○午時 上還宮○藥房都提調柳水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尹昉問 安 答曰平安○大臣及二品以上問 安 答曰平安○王世子問 安○午時末 上詣南別宮行下馬宴 上使李廷龜告于 天使曰館舍齟齬未安未安 天使曰館宇整齊多謝多謝 上行茶禮次行酒禮 上曰陪臣行酒○李德馨行酒後上揖 天使升座 天使問於通事曰何不進爵於 國王前通事答曰當待升座而後行酒矣○上問于 天使曰 欽差楊大人邢大人顧大人崔大人今為何職而皆無恙否東國之人至今未忘矣 天使曰邢軍門丁憂楊經理在京顧則在家崔則左遷矣○柳永慶行酒○金悌男行酒○李好閔行酒○金粹行酒○益城君行酒○朴弘老行

酒○都承旨尹昉 啓曰酒禮爵數過多何以爲之 上曰 天使不

辭何以停止○天使曰依儀註七爵已過請辭焉 上曰陪臣行酒則

得之而子欲再行酒 天使曰只行一次○再行酒禮 天使曰遠行

之勞旣多酌酒又醉矣只此停止宜矣○上曰呈禮單 天使曰過禮

矣 上曰薄物不腆惶恐 天使曰多謝 上請辭申未禮畢後酉時

上還宮○王世子問 安○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尹

昉問 安 答曰平安○右承旨宋駿以弘文館言 啓曰禮曹 啓

辭晉安尉在喪而翁主時未行婚禮似無喪禮矣然已爲定婚有何禮

乎問于禮曹事 傳教兵禮者因人情節天理以行之今者晉安尉

受爵而已益無獨日請期之節則喪禮之講實無所據臣等不敢容議於

其間筭以係于變禮亦令儒臣參考以 啓何如 傳曰凡事 傳教

矣臣等謹考儀禮經傳管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

如之何孔子曰婚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云云此

一節乃是婚禮未成前遭喪變禮而曰既納幣有吉日云則未納幣不

獨吉日前似無可行之禮矣 傳曰知○司憲府前 啓具成還收

成命事 答曰具成事如非功臣豈如是留難不可使功臣失祿予意

不過如此○司諫院前 啓具成還收 成命事 答曰具成事如非

功臣豈如是留難不可使功臣失祿予意不過如此○詔書奉 天承

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祈 天永命咸曰子子孫孫至于萬年

蓋申命用休惟此為大朕以眇躬嗣登大寶三十四年于茲矣瞻惟國

本至重懋達元良具舉婚儀廣生綿緒恭荷 皇穹純佑列 聖厚培

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皇太子第一嗣生克昌胤祚朕心載寧

上 聖母之徽懷下發民心之悅懌詔爾海國咸使聞知 皇帝勅

諭茲朕 皇孫誕生置恩宇內念王世守東方恪守職貢宜加恩賚以

答忠誠持遣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禮科左給事梁有年充正副使捧齋

詔諭并賜王及妃綵幣文錦至可受賜見朕優禮之意故諭 頒賜朝

鮮國王○庚戌○朝 王世子問 安○巳時 上幸南別宮行翌日

宴兩使曰昨日行厚禮今朝差人來問多謝多謝 上曰不敢不敢 天

使曰昨因殿宇不便未得回謝此心不安 上曰不敢 上行茶禮都

承旨尹昉 啓曰通事李海龍言 天使曰以倭情 勅書順付而來

迎 勅儀註書來云此迎 勅異於常時令大臣議定儀註何如上 曰此迎 勅不可以常時例為之以翼善冠袞龍袍迎 勅未安不可不

別禮祇受

上曰明日為之未安今日雖暮為之可矣

上曰迎

勅

儀註使之磨鍊都承旨尹昉曰迎

勅處所排設於大平館則事多非

便未知何處為之儀註則將為磨鍊矣

上曰商議為之鰲城府院君

李恒福行酒左議政奇自獻行酒都承旨尹昉曰行酒禮畢後受

勅

何如

上曰若不知則已既已知之則一刻不可留置未知

詔使

勅書置之房中耶

詔使似為失體然非在我所知之事也都承旨尹

昉

啓曰酒三行後問

勅書之來否然後速罷宴禮而行迎

勅禮

何如

上曰聞

帝勅之來而仍為宴禮未安矣

御前通事李廷龜

啓曰先問

勅書之虛實然後又告速罷宴禮之意似為宜當

上曰

然矣文城君行酒

上曰設宴之後聞有

帝勅之來不可不速為祇

受似不能從容待宴退而欲行受

勅之禮矣以此意告于

天使副

上使答曰其言是也但昨日

詔勅天下同慶之事也今此

勅書則

順付之事也依常時儀註為之可矣副使曰此

勅書之意大槩防守

之事也

上曰今日不能從容當於後日更為奉陪

兩使曰不敢再

勞矣

上告辭午時罷出

上入于幕次○都承旨尹昉

啓曰受

勅處所令通事稟定于

天使矣禮曹郎廳來言大臣之意皆以大平

館為宜何以為之 傳曰 詔使前稟定云依 詔使所為○都承旨

尹昉 啓曰今通事稟定於 詔使前則 上使曰俺如是故到延曙

勅書欲為並傳而副使欲為各傳攻不為矣當於此處為之儀註從速

書送副使曰南別宮為之則為之大平館為之則為之儀註速為講來又

招譯官言曰今日多飲酒明日大平館為之可矣又招譯官曰當依朱爺

為之云矣 傳曰次次察之依 詔使所言為之○右承旨宋駿以禮

曹言 啓曰今日受 勅一節羣情皆以為當祇 迎於大平館故如

是磨鍊 啓之矣伏聞 兩使之言則皆令仍行於南別宮如此則祇

迎節次似當改付標取 稟 傳曰行於大平館矣○以禮曹受 勅草

記 傳于右承旨宋駿曰受 勅之時不可無祇迎之禮今若不為祇

迎則 天使必以為小邦常時不為祇迎之禮矣但業已奉來于此處

此處為之則由他門奉入以為祇受之禮不然大平館為之之事回

啓○右承旨宋駿回 啓曰告于 天使則大平館為之可矣而 國

王先往受 勅時至而來告則俺當進去矣香亭龍亭伺候云 傳曰

先百官班定後告之可矣○傳于都承旨尹昉曰迎 勅事已定於大

平館百官與諸事預為整齊宜當○申時上幸大平館 御下幕次

○以迎 教偉註呈于 天使 天使奉 勅來于大平館 上迎

勅禮畢與兩 天使行茶禮時 上告于 天使曰小邦蒙 天朝拯

濟之恩至今保存 皇恩罔極而不能自強每貽 天朝東顧之憂

天朝特降綸音 皇恩罔極 天使曰知矣 上行茶禮禮畢 兩使

告辭而出○戌時 上還宮○王世子問 安○司諫院前 啓具成

還收職牒事 答曰具成事已論○司憲府前 啓具成還收職牒事

答曰已論○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軍民閑良等書 王若曰舉天下

而延頸式行震雷覃海隅而頌 恩恭膺渙汗其為感戴寧有邇遐念

惟 元嗣之蕃昌允係皇圖之鞏固大統大業之有繼澤厚流光文

子文孫之相承恨盤葉奕 德意實均於寰宇異數允隆於弊邦綸

綽輝煌驚 使星之下燭筐篚燦爛覺 睿渥之旁霑事既開 君

父之榮禮難推巨隣之賀然豈眇躬之獨慶宜與一國而同歡有位者

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於戲開萬世之丕基自今伊始荷九重之殊遇

永矢弗諼故茲教示想宜知悉○辛亥○以 備忘記 傳于右承旨

宋駿曰 欽賜之物大臣府院君政府六曹判書判尹諸功臣 經筵

堂上六承旨副提學兩司長官分賜數不及截斷賜之雖一寸可矣○

司憲府前 啓具成還收職牒事 答曰功臣給牒於理當然每以一
永慶事言之不已固已過矣而豈成獨為之况前已竄足懲亦何至太
煩不允○司諫院前 啓具成還收職牒事 答曰功臣給牒於理當
然每以一永慶事言之不已固已過矣而豈成獨為之况前已竄足懲
亦何至太煩不允○弘文館劄子 啓曰伏以及第具成黨奸賊賢之
罪一國之所共誅神人之所共憤亦 聖上之所洞燭而深惡者也而
今者兩司收牒之請幾至一月未蒙 允俞臣等聚首相顧竊不勝悶
鬱焉臣等非不知 殿下重功臣之至意也第其殺士之罪關於萬世
豈一時羈勒之勞所可得以相淹乎繩以王法合置極刑當初竄黜失
刑已甚而偃息田里尚保首領則 聖上酬功之典雖已至矣公議之
滅久矣今若還給職牒復齒朝列則其於一國公議何萬世是非何况
殿下所以待成如此者不過曰功臣而已成之賊賢負 國之狀實無
間於奸澈澈亦功臣也 殿下其將以待成之道待澈乎哉竊聞在
昔 先王朝申澣只以賊汚竟置重典澣是當代之勲臣賊乃一己之罪
累成 祖宗論罪之典未嘗以功而小饒則承奸澈之指嗾殺山林之賢
士以貽士林千百載無窮之痛而使我 聖上好生愛賢之德終未免

殺士之名其萬世通天之罪實非申滯之所可同日語者而 殿下待

之之道與 先王已然之事大相乖焉臣等實不料 殿下私一歲而

挽三尺至於斯也輿情久而益鬱公論久而益激今日之論豈容悶默

而但已伏願 聖明快賜一俞以答朝野之望不勝幸甚取 進止○

壬子○朝 王世子問 安○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今次

詔使皆以學士科官出來本 國如有控懇之事則雖不能必期得伸

而其在下邦之陳達事情者不容但已今日羣情之悶迫莫大於 冊

封一事而緣 皇朝有拘碍之事尚至稽滯今當備述事情具呈 詔

使之前庶冀俯諒 本國之情聞奏 天朝此實臣僚所懇之微誠故

惶恐敢 稟 傳曰允○以 備忘記 傳于都承旨尹昉曰 天使

若乘興遊觀諸處勿為止之又須從容勸酒乘月而歸亦無不可華察

詩曰表紹風流今已盡何人江上更傳盃勿致如此○以慶暹為成均

館司成申撓為成均館司藝金正男為禮曹正郎李慶禧為司憲府持

平李民寔為禮曹正郎黃在中為司憲府監察○癸丑○朝 王世子

問 安○都承旨尹昉 啓曰昨日 兩使到濟川亭帳幕周覽江山少

頃臣等以次入行禮并令行揖臣手擎 御帖告以自 上問安之意

兩使稱謝繼呈禮單物膳單則 兩使辭以昨日既不收受今豈有受
之理臣措辭更請則曰 賢王送云亦是真情俺等辭之亦是真情各
全其情不亦可乎臣請之至三終不見受不得已辭退就坐行茶禮後
兩使即脫上衣以方巾道袍就坐令臣等皆去上衣臣等辭不獲已退
脫上衣還入以次坐請行酒禮則曰午日熱了又為禮數兩困乎當於
座上行酒酒行數巡 兩使一時起立共於船上往會云 兩使即步至
船西臣等隨焉乘船順流而下 兩使賞玩風景甚有喜色船上亦座
上行酒酒每到 兩使先引滿舉白以示左右又令臣等畢飲倒卮以
相示少有點滴必令改正以來漁人舉網進魚 兩使即令作膾以進
又自厨房作飯俱進於宰樞 兩使酒量甚大酒行不記其數至於醉
後則或環立而飲或箕踞而飲與臣等携手相親無異我 國朋伴間
相會之事戲笑歡娛雜以調弄之語或拿筆題語或畫筆通話備盡醉
中形態初問蚕頭去此幾何欲順流而下舟到銅雀江口上有淺灘舟
不能下 兩使曰蚕頭當於明日往觀即曳舟泝流而上還泝漢江以
過到狎鷗亭下 兩使極醉極歡乘月而還矣 兩使醉後不復以
天使禮儀自處臣等亦知其未安而 兩使興發酒不待勸而飲以至

如此並啓 傳曰 天使極歡好矣但將往垂頭乎回啓○右承旨宋駿以遠接使言 啓曰臣聞 兩使當於十七日發行云臣即刻面稟則梁年兄云顧老留六日欲依此施行別無他意云臣答曰顧 天使留十日若并與到京日發行日而計之則乃是十二日云正使書示曰領教臣出外則管家云若懇請留則十九日當為發行云問安于副使則昨已丁寧言之何至又來伺候切欲相會時未梳洗又陳請留之意則已與朱爺議定云敢 啓 傳曰十七日請宴十八日蠶頭遊觀十九日上馬宴事措辭請之○都承旨尹昉右承旨宋駿 啓曰都監啓辭 天使有十七日發行之意云而時未出牌文未出牌文之前遣承旨似未妥當先令都監細探行期 天使實有分付十七日發行之言則遣承旨請後若其意不可回則 國忌請宴便否令禮曹急急詳議定奪何如 傳曰凡請之必許 國忌日自上不可行宴禮○右承旨宋駿 啓曰領議政柳永慶 天使前請留則兩使曰至遣大臣請留故十九日早朝發行云矣 傳曰知○政院以大提學意 啓曰東方詩文上下數千年間非無大家而乃以近世工於一二詩句者並議於一卷之中 天朝視之必輕之請令改選表表大家詩文為當敢

啓 傳曰：「天子見於然且李滉論程敏政事勿論是非 皇朝人之事

書贈 皇朝人恐於體面不合八駿圖觀其語勢多引古帝王亦近嫌

遍書贈 詔使亦恐未穩并議施行○甲寅○以龜城等四邑守公事

傳于吏批曰：「設使新官赴任而不知首末似為生疎徐為處置○都承

旨尹昉 啓曰：「天使前既已請留連日在館自 上不得相接似為未

安而以 中朝國忌之故未能相接在禮當然從實告之似當臣就衙

門時與館伴李好閔相議則 仁祖國忌 中朝之人行之與否自此未

能知之而今日天雨宴廳狹窄令人癢官無着足處而 詔使迎送之際

沾濕未安庭濕免禮乃是 中朝法例今日因雨未得就拜之意措辭

告之似為無妨但連日在館寂寥太甚若依例畫奉盃則 詔使必辭

之試令館伴遠接使別具小酌請奉清話似當敢 稟 睿裁且令通

事欲探知 國忌當行之例而通官輩以為 中朝不拘 國忌探知

後若以為行宴無妨云則亦似難處並 啓 傳曰：「兄○右承旨宋駿以

禮曹言 啓曰：「政院 啓辭 天使將以十九日發行云十七日當為請宴

十八日當為上馬宴矣今日以 先妣忌辰未得請宴之意告之而明日

中朝國忌之故則時未言之明日亦當從實告之但考 中朝忌錄則明日乃

高皇帝之父 仁祖淳皇帝之忌似與 高皇帝以下之忌或有間隔又
未知 中朝當行之禮令禮官急急議奪後措辭告之何如 傳曰先
事 傳教矣本國於 中朝忌辰如非係干 中朝之專則似無大段
拘忌之規而况十六日即 仁祖淳皇帝之忌似與 高皇帝以下之忌
有間臣等嘗聞於中原人則 中朝若值 高皇帝以下之忌只令天下
其日禁屠殺刑戮云云而亦未知其行素今此 詔使至於再次請留之
後始許十九日之行則今日似當有周旋處變之舉而臣等未敢擅議
問于大臣處之何如 傳曰先忌日非輕豈可動樂宴樂哉但必先知
中朝當時所處之規然後為之進退可也令通事微稟於 天使或問
於事知頭目○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今日請宴便否問于大
臣則皆以為自 上傳教之意極為先當但本國亦不行 四王國忌
今日 淳皇帝忌辰自本國先為措辭告稟於 詔使似為非便姑
以請宴之意告稟於 詔使前以觀其意而處之為當云何以為之取稟
傳曰知○右承旨宋駿 啓曰 欽賜彩段三十八匹內議政府六負三匹
中樞府二負一匹忠勳府四十八負二十四匹府院君一負半匹經筵
官一負半匹六曹判書三匹判尹半匹承政院六負三匹三司長官一

匹半分揚餘一匹矣何以爲之 傳曰侍講院堂上賜給○兩司合

啓曰臣等伏讀 聖批以功臣給牒於理當然每以一水慶事言之不已等語爲 教臣等之惑滋甚焉夫無罪而有功則雖給牒可也如成者

公議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討其罪反有大於其功則放還田廬 息已

極矣今若復授職牒齒諸朝列有若無罪而有功者然此當然之理乎

臣等區區所論非有私於一水慶而數只以黨奸殺賢罪在萬世而不

可貸也請加三思亟收 成命 答曰已諭之○司諫院啓曰陣中之事以

標信進退即合符傳 命之意也前日自 上受 勅還宮之後宣 傳

官不傳 標信於右廂則為主將者所當更爲 啓請必見 標信罷陣

而徑自解嚴有同兒戲事係軍律不可不懲請 命拿推殿中之職檢察

各司糾覈非儀不可不擇監察幸廷懿性本昏愚閔宇慶爲庸劣請並

叩逆差接待 詔使事體莫重不可少有緩忽遊觀所到之處都監都

廳當趁時伺候預先齊整而漢江遊賞之日任意退處不爲出待使應

接諸具無所檢飭極爲駭愕其日不進都廳請 命罷職 答曰允○左

副承旨崔濂以備邊司言 啓曰以廣收廷議覆 啓 傳曰予意前已

言之自司議處事 傳教矣此事若不以通信爲名而入送則雖往來日

本固無不可但無書契則彼必不願偕行欲為書契則不知送于某處此一節極為難處似當探問於馬島而為之往復之際彼必以為遲延而智正巧黠有餘其所計較酬應與景直董必無異同急遣宣傳官

帶同伶劄人馳往釜山令朴大根詳問智正以送書契某處之意與夫多小曲折聽其所言以憑處置為當其問答之辭不可不詳密為之自

此書送亦當敢

啓傳曰

先

我國之於倭不共戴天之讐也而玩愒

使之論說

陵之辱置之

○以李文荃為副揔管尹調元為禮曹佐郎

金天祥為典柱主簿高敬吾為成均學諭

為人無形箠於汗

李繼祉為

幽谷察訪金命龍為永春縣監鄭适為泗川縣監沈宗立為高敞縣監

○原任領議政李恒福等謹呈為小邦儲位已

天朝冊命尚稽懇乞

台慈曲察通國群情歸奏

宸聰亟降

恩典事竊惟立嫡以長雖是

常經先功擇賢亦禮之權

寡君於壬辰受兵之日國勢蒼黃人心靡

定臣民皆以為宜建儲嗣以鎮危疑其時寡君諸子之中惟臨海璫及

今世子

諱為最長而寡君素知世子聰明好學仁孝恭儉主器之托夙

有所定羣望之屬亦不可違乃於存亡危急之日咨議臣僚立以為嗣

上告廟社之靈下諭舉國之民名分已定責任有歸雖因事勢倉卒未

暇專 奏稟命而其時咨報登東轉 奏 朝廷仍令世子奉廟社主
從以若干臣僚倚險圖存蓋至是則監撫之責已全付矣世子乃觸冒
艱危出平安歷黃海東至於江原道以圖進往東南通湖甸聲勢所過
傳檄召募諭以大義恣竄之民間聲全集及 天兵至則又奔走於肅
川永柔龍岡之間督運芻糧接濟軍前平壤既復之後還奉 廟社主
迎 國王於定州此皆 天朝將官所共目見經略宗 亦見世子為人
心所屬為之題請經理全慶軍務欽蒙 皇上特賜專勅於世子許令
權總節制以責成功世子前往全州等處撫摩瘡痍召集散亡民心歡
附愛戴益切此又 天朝將官所共目見至若臨海君則職等於一體
吾君之子雖不敢明言其失德而其不堪付托之由則具在 寡君前
後之疏今不必指陳於老爺之前而老爺亦不待指陳而後知之也
寡君之於二子同母而母亡慈愛之天固無彼此何嘗有私意於取舍
况在國人之於國君之子敢有私意於向背乎名位已正十有五年君
臣分定如天經地緯之截然國內之人戴為吾君之子未嘗有毫異議
特未及受 命於 天朝耳况 天朝雖未及快 降封典而許之之
意前後不翅丁寧蓋嘗有待而為也是故 皇上特降專 勅於世子

許以另議優處又曰 璽書既布國人又何疑焉又曰民望所屬國
將焉往又曰姑蘇倭奴盡退疆場盡復乃議請封亦未為晚又
於上年閣老諸位老爺面論於 奏請陪臣曰此事今審可以准請
而適近日事勢相妨以此論議不一禮部之堅執不過以此而然也
非有他意然爾國已定之位 天朝豈有終不許之之理乎云云是見
聖旨及廷議皆已許之矣惟此足以有恃而在國中則名位已定而於
天朝則顯號未降其安敢掩置因循至此之久而一刻自安於心乎
用是回惶悶蹙仰瀆 台聽今既親覩大小臣民一心公共之至
惓願將小邦宗社大計不容但己之狀與夫寡君父子兄弟毫髮無他
之情歸 奏天聽轉議該部速降應行之典以慰東藩延頸之望
不勝幸甚

○乙卯○左副承旨崔濂以備邊司言

啓曰朴大根與橘倭問答之言

別單書

啓令慶尚監司招朴大根於營下以別單之辭詳細指授以送

為當此意柳永詢慶下諭何如且今去宣

傳官傳

諭後即當上來

而大根問答曲折必須速傳乃可議慶姑令仍留其回答急急持來亦當
敢 啓 傳曰兄○別單曰令朴大根往見橘智正謂曰爾久留于此事

勢然耳 天朝適有大慶 詔使來臨 朝廷無暇未即回答矣我以事
進見巡察使則巡察以為智正之往來數年專為兩國和平而今番書契
之言都是恐脅是何故也調信若在必無是事汝往見智正問之上年松
雲孫文或等往日本時家康雖相見而一言不及於和事何也家康實
欲請和則何無一字相及而只付於爾島也平秀吉乃我 國之讎而家
康盡反其所為至於被擄人口連續出來而亦不禁在我國無可拒之道
但近因被擄之人聞之或云家康封其第二子為關伯或云秀賴年長
家康欲推位於秀賴前後所言不一何也兩國相好遣使通信事體至
重豈有只聽爾島中間之言而遽為遣使之理乎我 國雖獨自為之
必須詳知爾國事情然後乃可許之况上有稟 命之地乎設使有通
書爾國相問之事未知送書於某處云云如許曲折隨答隨問務要詳
密期得其情急急飛報事○右承旨宋駿以迎接都監言 啓曰即刻
臣上使前問安上使冠帶要見臣欲進拜手扶以入今對據胡床曰昨
日陪臣所呈請封事學生與梁爺同坐見其文先說如答陪臣者此乃胡
說俺等既來 貴國這事雖非俺等所預真正事情則獨不可傳說耶

梁爺先自如是分付故俺不再說立嫡以長誰不知如是陳情必有其意

科道部閣不知如此事情有呀持艱俺等雖難以口舌傳說既有呈文則獨不可報此明白言於科道部裏耶須再書一通附我其言縷縷不已臣不勝感激涕下答曰此是東方再生之會請行叩謝上使扶執止之臣強行跪叩正使扶以起之仍戒臣秘之曰此是大事不可煩外間此言極為喜幸依分付改書一通令小其紙據踏印送附于臣以便密呈何如 傳曰允○傳于右丞旨宋駿曰禮曹推諉於承文院禮曹郎廳及承文院官員並先罷後推呈文後何無呀答某某語書啓乎○右丞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昨日百官呈文于兩 天使則答曰此乃重事休國 奏聞于天朝則禮部禮科自當處置非出使之人所預知云呈文還出給矣 傳曰知○天使來到 上出迎于中門外引入大廳上與 天使相對而立曰累日不得奉拜請欲拜禮 天使曰不敢當乃作揖 上告于 天使曰館舍隘陋供俸麤薄累日不得奉拜氣候何如兩使答曰館舍精潔供俸豐備多謝 上行茶禮樂作 上行酒禮仍行完杯禮 上助進饌案於兩使前兩使助進饌案於 上前上告于天使曰 皇恩固極奉陪大人以為感幸而欲為速行不勝缺然兩使曰今日欲為發行而以 國王眷眷之誠既留二日離家已久思家之念

亦多矣

上再請曰自前大人來臨時無不往觀蠶頭願小遲一兩日

往觀何如

天使曰嘉山皆是一樣與觀無異 上三請如前 天使曰

漢江遊觀時既已望見蠶頭矣 上助進小膳於兩使前兩使亦助小膳

於 上前 上請宰臣行酒判中樞府事尹承勳行酒延原府院君李光

庭行酒左贊成柳根行酒 天使曰雖惜別離而日氣甚熱只此停止何

如 上曰禮未成請從容行酒右贊成韓孝純行酒上使曰日氣甚熱

賤體畏暑熱而且有痰願停酒禮副使曰天氣甚熱少飲可矣願停止

何如 上曰不敢隻請宰臣行酒則停止而再行酒何如兩使曰如教

上曰勿為喧聒 上助進大膳於兩 天使前 天使亦皆助大膳

於 上前 上再行酒禮 上曰此後無酒禮呈禮單 上告于 天

使曰土產薄物以表微誠 天使曰前日累次不受故今則不得辭焉

此乃起身之禮故受之矣 上曰薄物不足以為禮但表微誠而已

天使曰此過禮而紙品最妙多謝副使曰件件皆妙是誠意矣 兩使

起而將出曰請拜於此 上令通事兩使前以明日更往南別宮之意

告之上使曰俺當拜謝而賤體未安故不敢願不勞副使曰願不勞午時

罷宴兩使先向南別宮 上還宮 晝 王世子問 安 禮曹判書

黃璉參判鄭光績參議成以文 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禮官適值

詔使之來九千典禮講定之際未免踈脫前後不職之罪不一而足至

於百官呈文事稟啓凡下之後製述繕寫呈澈 詔使衙門等事則

承文院專掌為之故臣等於呈文 啓下及 詔使衙門答說話書 啓

之事未及致察至勤 嚴教色郎以此鑄罷而臣等獨道罪責不勝墮越

戰灼之至伏地待罪 傳曰勿待罪○都承旨尹昉以吏曹言 啓曰平

安道暗行 御史書 啓中所論守令若不得適罷則非但事體苟且亦

不無貽弊之事速為處置事 傳教矣龜城等官守令既被 御史舉

劾帶罪察任勢極非便臺諫所論必有其意似當適改而自下不敢擅

新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其守令等並罷職○傳于右承旨宋駿曰

天使前呈文草入之○兩司合 啓具成職牒還收事 答曰兄殺士

處實主之臺彈屢奏而天○以李薦為京畿水使前授聞職殺後拜

意即回公論自此稍申矣 多任人之金應瑞為龜城府使李春榮為郭山郡守朴廷吉為碧潼郡

守許大任為義州判官義州境連土國實任非輕而授○丙辰○諫院

啓曰親民之官休感所係不可以事勢之急遽而不為慎擇郭山郡守

李春榮酗酒狂妄性且泛濫累彼三駁不合字收之任義州判官許大任

曾無官效素之名稱本州以西門重鎮屢經判官之非人已為弊地決難
季常差遣並 命滿差以表表有聲之人十分擇差 答曰允○禮曹

啓曰館學儒生等上疏下禮曹議處事 傳教矣今日群情之日夜顯

望者莫大於冊封一事故在庭百僚已為呈文控稟於 詔使前即今

館學儒生亦欲陳達誠悃至上封章情亦感矣但事係重大議大臣

處置何如 傳曰允○已時 上幸南別宮入幕次 上入大廳與 兩

使對立請拜 天使曰願不勞乃作揖 上行茶禮樂作 上告于

天使曰 皇恩罔極今又頒 詔願得從容陪奉發行在明云不勝缺然

蠶頭乃弊國勝地自前大人來東者無不往觀願留一日則可以慰東

方之人心而江山亦有光彩矣 兩使曰佳山一操心已領之矣 上再

請留一日 兩使曰久留未安 國王誠意懇至當依教 上助進饌案

于兩使前 兩使亦助進饌案于 上前 上助進小膳于 兩使兩使亦助

進小膳于 上前 上請陪臣行酒左議政奇自獻館伴李好閔行

酒遠接使柳根益城君行酒知 中樞府事盧稷行酒 天使曰只行此盃

願停止 上曰此是上馬宴願從容陪奉 天使曰勞甚 上曰陪奉

之日只有此日請加一二杯 天使曰依教刑曹判書朴弘老行酒

上曰又行一爵後進大膳兵曹判書許箴行酒天使曰設宴已久請
辭 上曰難違尊教止陪臣行酒而請再行酒何如 天使曰依教

上曰勿為宣駭 上助進大膳于兩使前兩使亦助進大膳于 上前

上再行酒禮仍行完杯禮 上曰此外無可為只呈禮單 上曰以薄

物欲行贖禮 正使曰不可受之意昨已告之副使曰累次不受於意

未安故昨日則受之今次禮單決不可受 上再三請之曰行者有贖

古人所為不腆薄物請勿辭 上使曰誠意懇至其敢辭乎 副使曰不

受之意已定決不敢受 上酌罷請辭 兩使曰不敢勞還期已迫請

辭別於此 上曰當奉別於郊外何敢辭別於此乎但相作揖而罷午

時 上還宮藥房政院問 安 王世子問 安○丁巳○朝 王世

子問 安○江原道觀察使柳寅吉狀 啓三陟高城麟蹄等地三月

十五日辰時西風大作屋瓦皆飛東南風或作連日大吹沙土漲天田

疇埋沒反根焦枯更無復發之理掃盡無餘已廢耘耔子遺殘氓呼哭

滿野如此之變近古所無事 啓下戶曹○天使遊觀于蠶頭○右承

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伏見進賀使閔夢龍等到遼東私得 聖母

上尊號謄黃 詔書一道而送常時使臣在北京聞見此等緊關朝報馳

啓則不待 中朝報知本國之事而據使臣馳 啓為之聞奏 天朝

禮也今此騰黃進賀使臣纔到遼東相得轉 啓臣等臆料遼東似當

差人騰送之事如此然後本國當有進賀之禮而遼東差官之出來遲

速不可預料既見 尊號騰黃則亦不可不為預慮近來規例相考辛

丑年 聖節使趙挺以加上 聖母尊號事具 啓據此乃於壬寅年

聖節使李廷馨之行兼差進賀以是觀之則今次 聖節使之行似當

順付而非但日期極為窘迫今年赴京之行多至八九起本曹則雖依

例方物磨鍊而該曹所儲蕩渴無餘此則一國之所同憂也進賀之禮

又今疊至其所發行遲速順付便否方物裁定等項俱係重大並收議

大臣急急定奪何如 傳曰允○都承旨尹昉 啓曰 天使蠶頭遊

觀處進去下直 傳曰須勸醉極歡且今朝姑無雨微然兩具諸事皆

預備待令無致臨時顛倒○諫院 啓曰內資奉事尹翊酌飲官酒呼

數道路有駭觀聽請 命罷職 慶基殿參奉俞大侲上年冬試假上

京迄不赴任 先王影幘奉安之地以曠守直極為駭愕請 命罷職

答曰允尹翊削去○禮曹 啓曰館學儒生以 冊封呈文事上疏議

大臣事入 答 允下矣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柳永慶左議政奇自獻

右議政沈喜壽以為百官呈文 詔使已令再書不必更煩但儒生等如是陳疏酌量採施惟在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敢 啓 傳曰子亦料有意見豈不思之事貴務積誠意從容處之天命有在則不勞人為天朝處大事決大疑必不因一二緩頰而為之左右子以為呈文似無益也况矚副使之為人未易與言者觀斥退呈文之批此可想耳萬一不惟難望其致力或疑其出於脅制而然乎則所損非細儒生截修之士不預於朝家之事今令儒生而呈文何不令都民相率而赴遡之人君處事必觀事體可合與不合耳但何代無賢今若不許呈文必有姦臣造言者矣

史臣曰 詔使之行雖不關於 冊封之事而 兩使或秉史筆或掌邦憲百官以此呈文儒生亦以此呈文則吾 國今日切迫莫重於冊封之舉而他日往邇未必無一助也為大臣者所當汲汲開陳而徘徊顧望惟以 上裁為聞嗚呼危疑之際大臣之處事如此而兩宮之猜疑至於此極後日之慮可勝言哉

○都承旨尹昉 啓曰 兩使到蠶頭賞玩少頃即迎臣等入臣行揖禮後即呈 御帖 兩使稱謝曰多拜上繼呈禮單物膳則 兩使曰俺

等昨日以國王盛禮不敢辭今則無名不得受云臣三請之終不見受乃乘船回向蠶頭下仰觀蒼崖曰當書送蒼王岩三字可磨崖刊刻云欲順流而下風勢不順乃泝流以上中流興叢引滿舉白以相視盃酌亂而無巡與宰臣或換盃而飲或握手而飲戲謔權洽無異於漢江之遊語次每稱賢王款厚盛意豈敢忘云傳曰知○弘文館啓

曰天使所求東人詩文大提學柳根收抄而往復議定之際遲延日子自十七日多聚能書之人始書草冊而所抄詩文倍多於前抄故今日始為畢書即送承文院方書正本而天使發行前勢未及書呈云極為可慮令承文院一兩日內急急畢書追送於中路何如傳曰允○右副承旨黃是以義禁府言啓曰前日本府啓辭姜允之罪當為照律而先定被誣之罪然後當論誣告之律矣大明律謀叛條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李夢麟罪目若用此律則姜允招辭亦不明言附賊之事發塚條凡發掘墳塚已開棺擲見屍者絞若用此律則發掘沈岱之塚非尋常掘塚之類似為輕歇臣等未知當用何律不敢擅議敢稟傳曰本府議處事傳教矣姜允照律所係非輕若用誣告謀叛之律則罪應抵死者用誣告掘塚之律則罪不至死一重一

輕死生判焉死生之律本府獨難議處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允○
迎接都監 啓曰蠶頭峯下泛舟時 正使指石壁稍滑處曰舊名蚕
頭甚好不須改新名但俺寫送蒼玉巖三字及叙事一絕請令該司依
分付開刻蒼玉巖大字及四韻一首謄書以 啓 傳曰知開刻事隨
後處之○戊午○卯時 上幸慕華館 入幕次 王世子遣弼善李
順慶問 安有頃 兩使自南別宮出來并轎偕至 上出幕次下階
以待 兩使入 上請拜 兩使曰辭拜乎 上曰送拜則當於宴罷
後為之欲為相見禮耳 天使曰願不勞乃作揖 上行茶禮樂作
上行酒禮後仍作完杯禮 上助進饌案於 兩使前 兩使亦助進
饌案於 上前 上助進小膳於 兩使前 兩使亦助進小饌於
上前 上請宰臣行酒領議政柳永慶左議政奇自獻延興府院君金
悌男延原府院君李光庭行酒 副使曰不忍別久坐既已醉矣請辭
上曰難違尊教宰臣行酒則停止而請再行酒 兩使曰依教退小膳
進大膳 上助進大膳於 兩使前 兩使亦助進大膳於 上前
上再行酒 上曰此外無可為之事只呈禮單 上告于 兩使曰今
乃奉別不勝缺然敢將薄物以表微忱 上又告 副使曰前日不受之

物乃是文房之物故惶恐更呈 副使曰前日所贈之物乃是文房之物云故敢受今日之禮單不當受矣 上再請曰如非薄物無以表忱

兩使曰 賢王盛意不可負只受文房以上等物而物膳則不受 上

與 兩使對立又告曰不穀先行拜禮 兩使曰願不勞一時總拜可

矣 上問通事曰所謂總拜云者何也通事對曰一時同行拜禮之意

耳 上與之總拜 副使曰 嚴君尊王敬極使臣願行謝拜 上曰

惶恐不敢當 副使曰遠接使柳根從事官許筠李志完趙希逸等及

通事李海龍表憲秦禮男等咸體 賢王之意極勤極敬願用之 上

曰此職分之事常恐不謹今承 尊命敢不如 教 上曰 皇恩遠

濡奉陪大人今日臨別不勝缺然 兩使曰過勞未安 上曰山川悠

遠日氣向熱願行邁平安 兩使曰深感 兩使曰欲為謝拜而既

已總拜故不為拜也乃作揖而出 上先出階下俟 兩使駕出後

上階佇望行塵令 御前通事姜弘立李彥華退告 天使行舉袖節

次 上還入幕次已時 上還宮○王世子問 安○朝廷二品以上

問 安○右承旨宋駸 啓曰以 聖母加上 尊號進賀事發行遲

速順付便否方物裁定等項議大臣定奪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柳水

慶左議政奇自獻以為 聖母既上尊號禮宜進賀文書方物依壬寅
年例預為勘定待遼東差人騰送然後為之耳當伏惟 上裁右議政
沈喜壽以為凡有 天朝吊慶大事我 國使臣赴 京聞見而詳細
狀 啓則不待 天朝之傳論我 國而先行慰賀之儀者前例甚多
不獨趙挺一行為然臣亦身親履之往在丁酉夏以陳奏使行到遼陽
得見通報有曰四月十七日夜乾清坤寧宮一時灾省直各衙門及諸
王府皆遣使進慰云臣據此具由狀 啓併進所有通報則禮曹不待
騰黃之來即為請遣陳慰使其表文頭辭以臣在遼東狀 啓事意為
言臣回到山海關外撞遇陳慰使李晬光急急前進乃知緣臣狀 啓
而設遣也今此 聖母加上尊號之議自上年已有之出於李尚信等
狀 啓中則閔夢龍所得騰黃如是端的之報也遼東差人騰送雖未
出來自此先行賀儀固為宜當第念今年既經 天使浩大之行我
國赴京之使前後務畚非但方物無不匱竭兩西各官各驛及中原一路
騷屑無比亦甚可慮另差進賀使臣勢所難行順付一事不得不爾但
冬至使太遠殊非慶速之意 一聖節使太迫似未及周旋此該曹之所
以請議於臣等也臣之愚意焰炳許賀之事及因兵部覆題撤去探倭

將官

降勅敦諭固出於勸勵自強應用戰具之至意也

詔雖詔使

之順賞者而 聖旨之降亦已久矣在我何必裁視之哉合此兩事兼

行謝 恩而文書順付於 頒詔謝恩之行除出已備之一件方物移

封於 聖母加彌之賀而順付於 聖節之行則只以一件文書換得

一件進賀文書而已力省事優恐無不及之患伏惟 上裁大臣之

議如此取 啓 傳曰依領左相議施行○伴送使柳根狀 啓曰午

時兩使行到碧蹄留宿計料當日行餞慰宴則兩使俱不受禮單兩使

令撤去卓面油蜜果仍為分付曰此虛費甚多前頭一切勿為臣請曰

此乃 國王餞宴非臣等任意裁減云則兩使曰可即速具 啓 國

王劃令行文于前站俾勿再為虛費云觀其辭色極為厭苦出於至誠

斯速定奪事 啓下迎慰都監粘連 啓日向前果排饌縵等 詔使

命令撤去其意甚盛似當依遵而但已為熟設善為措辭請給下人如

不允從則依命減去亦為無妨合速接使善處事 下諭何如敢 啓

傳曰允○館伴李好閔 啓曰臣出往弘濟院伺候正使到幕次即脫

冠帶如廁還倚枕長卧捫腸有痛狀臣使譯官告曰聞老爺不平不勝

貢意如有醫藥之事則願賜下教正使答曰俺痛肚如廁小歇不至費

慮仍良久不出臣令譯官再告曰老爺痛勢不歇願招醫進藥正使即起乘轎而去蓋緣氣宇不平忙忙而去臣亦不及就辭極為未安似當有遣醫問候之禮副使則招臣入臣告以屢日待館臨別愴然之意仍請進酒則副使許之臣立進二盃副使又行一盃仍語臣縷縷此則人情間致救之意不為具

啓大槩弘濟院行禮亦無事設行敢

啓

答曰知道仍 傳于右副承旨黃是曰政院察而為之○己未○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接待盡其吾心頗得歡然每慮恐有顛仆之事以此為憂不圖其無事行禮矣且日氣漸熱若過夏至則不得施針數日調理後欲急急受針○諫院

啓曰納粟老職之人雖授重加只以散階給牒乃是舊例而亂後事出苟且官衙濫觴韓陽君李興駿以忠義嫡長至於封君物情皆以為未便請

命改正今此該曹納銀事目亦多踈漏功臣忠義之納銀應授重加者封君一節更令商議定奪施行以重事體至堂論思之官雖有疾

病事故自當交代出入而昨日下午番徑自出去以致闕番極為未便請
命罷職頃日

詔使上馬宴時唐城君孝一以進止失禮之故司饗院提調將欲
請推而西川君錦為其子之被推舍怒辱罵辭極悖慢非但壞亂
朝議至如箕城君侃乃是宗戚重卿而西川君敢肆詬怒不可不
懲以重事體請

命罷職

答曰允徑出之負推考○庚申○朝

王世子問 安○自辰時至午時日暈○成均館

啓曰

聖廟旣建之後明倫堂不可不次第營造而公私財力已竭無以
為計頃因

詔使出來急期始役而材料掃如勢甚難成而都廳及郎廳監造
官等奔走諸處或輸財瓦或辦財力殫盡心力晝夜監董始役未
滿二朔已為訖功塗墍丹雘亦及於

詔使謁

聖之前堂壇依舊

詔使臨莅極為多幸且齋舍諸生棲息之地而西齋下八間頽盡所見埋沒堂役垂畢之際決意并建董率匠役連夜勸課

詔使到館日早朝亦得完了遂使

華使所見無有欠缺此由監董之官竭誠效力之致而下人工匠奔走服役不憚勤瘁亦為可嘉都廳以下各員及下人工匠等似當依例論賞以酬其勞惶恐敢 啓

傳曰凡○自辰時至午時日暈○辛酉○平安道暗行

御史成俊者狀 啓道內守令賢否採訪村落察以所見伏願

聖上亟令 廟堂別擇處置不勝幸甚敢 啓○議政府左議政

奇自獻初度呈辭不允批答○以慶暹為司成申橈為司藝李慶祺

為持平壬辰之變 大駕播越至于平壤慶祺時以持平橈為逃遁殿後不容公議阻格有年今者又忝憲府乎唱道路寧無愧乎金

止男為禮曹正郎李民寔為禮曹佐郎柳起門為監察黃立中為

監察申慶昌為喬桐縣監○壬戌○日本對馬島柳川平景直頓首

再拜謹啓 朝鮮國松雲大師及僉知孫公閣下正月念五日差

摘智正以來未聞其達不達之事如何造次思之顛沛思之故欲聞

無恙否之事更差源信安本邦事勢不異平日吾右府家康屢次問以智正好音請稟禮曹大人速示和好成不成之事若其遲延右府必曰因陋島息慢也且將譏謗之黨僉曰調臣逝矣景直不肖而不獲主持和事者歟兩閣下熟見聞本邦風俗以知焉僕具以云爾亮察餘在舌端恐惶頓首謹言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拾遺侍中義智謹上 啓朝鮮國松雲大師及僉知孫公閣下正月念五日差播智正以來雖歷數月未聞好音吾右府家康屢問以智正歸未歸之事若其遲延必曰因僕怠慢也伏乞稟禮曹大人速示和好不成之事渡侍門以俟之亮察餘在舌端誠恐頓首對馬州太守平拾遺侍中義智白 東萊釜山兩令公大人足下正月念五日差播智正以來未聞其達不達之事思在于茲矣故屢聞其無恙之事公差源信安至于禮曹大人亦呈書請速達之以示報章餘在舌端不宣謹言對馬島柳川平景直謹上啓 東萊釜山兩大父閣下源信安歸之日被慰詢愚父調信之書及木綿二十匹正布二十匹倉米二十斛拜而受之即備靈前設後猶荷 皇恩不堪感戴之至亮察餘付信安舌頭恐惶謹言對馬州太守平拾遺侍

中義智謹上書

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正月念五日差橋智正以來

未聞達不達之事如何思在于茲矣故重差源信安要聞其無恙否之
事本邦事勢不異平日吾右府家康屢次問以智正好音請速示和好
成不成之事若夫遲延必曰因僕怠慢者也是以云爾伏乞賢察餘付
舌端恐惶頓首謹言對馬州柳川平景直誠恐惶頓首謹上書 朝
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正月念五日差橋智正以來未聞其達不達之事如
何造次顛沛思在于茲矣故要聞無恙之事更差源信安本邦事勢不
異平日吾右府家康屢次問以智正好音庶幾速示和好成不成之事
若其遲延必曰因陋島怠慢也或又僉曰調臣逝矣景直不肖而不獲
主持和事伏乞 賢察餘付口端誠恐惶頓首謹言○萬曆三十又

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書

殿中使至獲審體中佳裕深慰深慰兩

國相與信義交乎鯨波萬里聽聞以時今又廢禮重修舊好益堅實別
世之福也所有鞍馬器玩甲冑兵具名般甚夥製造亦精贈饋之誠負
倍尋常尤用感荷但奉前後二書辭旨張皇欲超入 上國而望吾國
之為黨不知此言奚為而至也自弊邦言之語犯 上國非可相較於
文字之間而言之不酬亦非交隣之義敢此布露幸有以亮之惟我東

國即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禮義之美見稱 中華元歷幾代矣逮

我 皇明混一區宇威德遠被溥海內外悉主悉臣無敢拒違貴國亦
嘗納貢而達于 京師况弊邦世守藩封執壤是恭侯度罔愆故

中朝之待我也亦視同內服赴告必先患難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親
者此貴國之所嘗聞亦天下之所共知也夫黨者偏陂反側之謂人
臣有黨者天必殛之况捨君父而黨隣國乎且丁未接遇之違例雖
未詳其故而事在已往時亦異代非百世必報之怨而大王新立未
久謂宜安靜鎮撫之是圖豈可以小謀大妄動干戈於天限海壘之外
哉嗚呼伐國之問仁者吁恥况於 君父之國乎弊邦之人素秉忠義知
尊君父大倫大經賴以不墜今固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賦之性也豈不
皎然矣乎竊料貴國今日之憤不過恥夫見絕之久禮義無所交於開
市不得通不得並立於萬國玉帛之列也貴國何不求其故自盡其
道而惟不臧之謀是依可謂不思之甚矣二浦開路之事在先朝約誓
已定堅如金石若以使价一時之少倦而輕改舊立之成 憲則彼此俱
失之矣其可乎哉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天時極熱只冀若序萬重不宣

史臣曰昔在辛卯平秀吉遣玄蘇等致書欲犯上國而望吾國為之前導我 聖上答之以此書昭揭君臣之名分以折射天之兇謀以付於玄蘇之還至于壬辰倭賊猝至 大駕西遷仰賴 皇恩寇賊退遁區宇粗定式至于今而賊屢窺覩托以和好今者賊使之來賈送前日呼咎之書嗚呼今觀此書義氣凜然炳若日星豈可終泯於蠻夷之域哉 國乘已失無緣得見意者天其佑我東國而使賊送此書以 聖上事大之義暴白於 中朝也哉丁應泰誣陷之狀益驗於此書矣

○蒲邊司 啓曰竹山府使金尚窩牒報以為本府新築山城作為畿甸保障 朝廷別據短畫司僕寺典牲署所納黃草作米儲峙山城以補軍餉而今者戶曹遽除作米之令督納生草本府非山非海物力殘薄無他生穀之道極為悶慮云云新築山城計非偶然儲峙軍糧無他善策除出生黃草作米實出於不得已之計而行之未久遽即停罷殊為未穩不可與禿城江華累年作米稍有儲積者比而同之竹山府生黃草限三年仍為作米使新設之地有所依賴不容但已敢 啓 傳曰 允○全羅道巡察使權快狀 啓南原府使鄭賜湖牒呈內今四月初

二日夜府軍器庫衝火許多會計付軍器盡燒府奴婢身頁及各項舟師價布木綿等他無庫間軍器一邊截置亦為盡燒府使奉職無狀致此前古所無之變斯速狀 啓處置○癸亥○朝 王世子問 安

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以

備忘記

傳于藥房曰耳大鳴受針時欲

並為受針矣議穴令針醫專主為之我國之事議論多矣若鍼醫掣肘不得盡其術則未易見效藥房知而為之○甲子○卯時行 望闕禮

千秋使洪慶臣書狀官李馨遠等赴

京師○巳時

上御別殿

受

針 王世子入侍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尹昉記事官任意朴會賢金聲發 御醫許浚趙興男李命源針醫南嶸許任金榮

國入侍

受針畢午初罷出○藥房

啓曰 受針後

聖候何如

答曰平安○乙丑○朝

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

○夕

王世子問

安○丙寅○有政○朝

王世子問

安○實錄

印出廳郎廳以領監事諸堂上意

啓曰

先王朝寶錄今已畢校正

畢洗補舊件總五百七十六卷今次新印或四五卷合為一冊或二

三卷合為一冊改新件總二百五十九卷通新舊五件以計則幾千五

百餘卷矣先王祕史事體至嚴許多卷秩合置一處極為未安分藏

外史庫一日為意而似聞江華 史閣上年已為修建太白五臺及香山

等處 史閣亦幾畢云今觀象監 奉安吉日揀擇 啓稟後外方則

實錄廳堂上及史官派定陪奉靈雨前急急 奉安京中則春秋館修

建之前姑於兵曹 奉安便當其京外守直節目今禮曹會同春秋館

商量處置俾無虛踈之弊亦為宜當且 文宗朝實錄合十三冊內初九

卷疊有十一卷無有此必是當初分藏不察之所致雖極未安今無可

為近來 國家工役之中此役最為浩大程課亦為著實自設局以來

亦決四載各色正役及該吏等逐日立役曉往夕返畧刻不得休息即

令大役幸無事完了似當別施酬勞之典惶恐取 稟 答曰允堂上

郎廳並書啓論賞○義禁府 啓曰禮曹牒呈內近者日氣淒涼東風

長吹間有少雨旋至開齊川脉涸渴鋤不入土立苗之節已迫旱氣如

此民生極為可慮依前例審理冤獄事 啓下移文矣本府罪人皆係

捧 承傳推鞫必須捧 傳旨然後可以舉行不可只憑該曹公事為

之以審理冤獄辭緣捧 承傳施行何如 傳曰允○傳于政院曰

天使時賞格前例考啓○備忘記曰權盼柳時會更待後日洪榮朴承

祖各賜表裡尹璫推考他餘辭緣下該司回啓各道御史書啓罷職守

令各其罪目列書以啟○以申欽為兵曹判書許箴為同知中樞府事尹

昉般賢之事實出於其父斗壽之手為漢城判尹崔天健為都承旨黃

暹為大司諫金大來為執義俞學會為注書李瑞龍為大靜縣監李奎

賓為昌寧縣監○丁卯○朝 王世子問 安○卯時日有兩垣辰時

日暈兩珥○卯時行望闕禮 聖節使李覺書狀官柳慶宗等赴京

師○右副承旨黃是 啓曰 天使時賞格前例考啓事 傳教矣取

考本院壬寅年日記則三月二十五日政院因 天使時賞格前例如

有可知之處察啓事 傳教回啓內聞見未廣文籍未徵問于迎接都

監則以為 先朝舊例固難詳知而如丁卯戊辰壬申壬午等年例依

稀記憶似未見行賞格之典丙午謄錄只錄事書吏等每一日給仕四

日不計都目為先錄用事 啓下公事且尹根壽金晬嘗為壬午年

天使時 御前通事箕城君規以司饗院提調累經 天使時尹承吉

亦為壬午年都監郎廳問于此四人則尹根壽以為只記 御前實差

熟馬一匹預差兒馬一匹之賞而茫然不能記他金晬以為 御前預

差兒馬一匹則分明記得而他不能詳記箕城君規亦以為歲遠不能

記憶又聞譯官李汝謹為壬寅年 御前通事預差招問則以為他衙

門事不能詳記而其時洪純彥以實差受熟馬一匹本衙門正職付祿渠則受兒馬一匹云此外無可問可知之虞矣 傳曰知賞格前例為

之○已初 上御別殿受針○王世子入 侍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

調許頊副提調崔天健記事官任章朴曾賢金聲毅 御醫許浚李

命源趙興男針醫南嶸許任金榮國入 侍 受針畢已未罷出○藥

房 啓曰 受鍼後 聖候何如問 安 答曰平安

午丙

五月朔戊辰○朝 王世子問 安○酉時日暈○右副承旨黃是

啓曰 天使時賞格前例為之 傳教矣今當捧承 傳而丙午則騰

錄取來考見則錄事書吏等給仕叙用之事因渠等呈訴而為之且其

騰錄太半腐破不得為全書壬寅年只賞給 御前通事實預差彼此

各異當用何例乎敢 稟 傳曰錄事書吏等既有前例依前許賞不

妨○備忘記曰近來狡詐成習必以飾詐欺瞞為事本月初一日內班

院有喧聒之聲下問則推之於藥房既不能禁斷又敢誣飾掌務內官

推考○京畿監司李弘老狀 啓楊州牧使鄭燮牒呈內戶曹爾據州

地祝石嶺產銀處以陳告人呀言率銀匠領軍人十四名一日赴役銀

土一斗掘取真木灰一石松明四百斤炭四石吹鍊軍十八名吹鍊銀

子一片重五錢事敢 啓所得甚少而重用民力至於此傳曰知○備

邊司提調朴弘老等 啓曰各境藩胡進告之說大槩相類而 天朝

職牒之言始發於今日渠欲為張皇氣勢做出此言耶抑鎮撫衙門欲

為羈縻令老酋如是開諭耶其間之事有不可知更為探聞得實馳

啓此賊欲並吞諸藩之計愈久愈甚而惟其憚於縣城之負險專力於

此勢所必至而勿相侵軼藩胡一欵既在於約條之中鄭忠信回還之

後觀其所答更議處之為富賊已動兵迫近我邊出沒無常賊謀所在實所叵測申飭列鎮常如敵至毋或少弛邊備本道前運添防軍兵已為放還其代不可不抄送故令該曹預先精抄裝束待令之意已為入啓先下令兵曹量定日期趁即入送事此辭緣巡察使處並為行移何如 傳曰依允○夕 王世子問 安○以 備忘記 傳于左副承旨崔濂曰即者喧聒之聲尋問之則各司奇別下吏羣聚于賓廳而致然云常時闕門不嚴雜人恣意出入有同閭閻已為可駭賓廳乃大內咫尺之地宗宰來處之所使奇別吏胥高會于賓廳恣其喧聒聲徹御所極為駭愕入直兵曹郎廳守門將並罷職○己巳○朝 王世子問 安○辰末 上御別殿受針 王世子入侍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崔天健記事官任章朴曾賢金聲發 御醫許浚李命源趙興男針醫南嶸許任金榮國八侍 受針畢已正罷出○藥房 啓 曰 受針後 聖候何如 答曰平安○庚午○朝 王世子問 安 ○有政○自昧爽至辰時沉霧已時申時日暈○實錄印出廳以領監事意 啓曰因廳 啓辭 答曰先前聞洗草時慢不舉行史草仍在庫中今不可復踵前習多官聚會一一焚之可也事 傳教矣今者

實錄新印既已完了舊件磨破處亦已粧結將消吉 奉安故濃墨不

用張揜出十餘卷臣等來初五日會同諸堂上郎廳敬依 傳教燒火

故敢 啓 傳曰和賜酒一等○伴送使柳根狀 啓正使覽弘文館

所送東人詩文拈出李崇仁及申光漢盧守慎三人詩篇各問其年代

臣一一答之正使謂臣曰中國人自少專意科場文字未遑讀詩若或

晚達則學詩亦晚以此能詩者鮮 貴國人自少專尚詩家矣又曰許

海岳盛德高名不以詩名東來之日帶率士人而來間使代作改其時

皇華集乃是二搦自作者好代作者不好云臣告下邦之人何知此事

但見其詩調之高矣敢 啓 啓下迎接都監○備忘記曰 天兵流

落我國我國所當及時刷括解送于 上國以盡其畏天之誠而義理

晦蝕人莫知其翼然驚動雖匿在村巷視之恬然有若事之當然者然

上年自上知其此事之必有後尾特命分遣御史于諸道依兩界

從民之例搜出押送事傳教因此事自磨鍊別有判付其教至嚴為御

史者所當克體所教之意盡其心力窮搜極探勿致有一名之遺漏以

毋負委寄之意而今見楊備禦文書其其邑幾名刷出至有江原咸鏡

道云云之說前日殺遣刷括之意果安在哉而備禦既自親括獲挈而去

者非止一二名則我國隱匿逃兵之說將為口實於天下而特遣御史搜括之義將何以曝白於中朝乎備德之所以執以為言江原咸鏡道

云云之說豈非有以致之極為痛甚其時兩南御史罷職備禦文書付

守今邊將並先罷後推以懲其奉使者不職居官者慢法○都承旨崔

天健 啓曰 天使時賞格今當捧承 傳而壬寅年有 上下問時

或據殘缺謄錄或問諸主午經事之人皆不得其詳今者取見所謂丙

午謄錄則見存破落一編有錄事胥吏輩因其所詐施賞一欵此必他

卷之可考者皆散失而下吏賞格付卷偶然遺在耳接待 天使恩賞

重事只因散失中見在殘缺文書搜以為例許差負後中拈出錄事書

吏捧承 傳似為欠當而耳將為後日規例亦甚未安若欲明審前例

則 先王朝實錄中必有 天使時已行之規而亦不敢仰達未知何

以為之敢 啓 傳曰實錄相考○金泰虛闕外重寄按此非人為慶

尚右兵使崔忠元為兵曹正郎宋聘為副修撰尹調元心醉勢利為兵

曹佐郎金星報為原州牧使尹應瑞為理山郡守洪龜祥為旌善郡守

具藩為牛峯縣令金琦為孟山縣監申晟為全羅兵營虞候申應濬

為慶尚右兵營虞候○辛未○朝 王世子問 安○巳初 上御別殿

受針 王世子入侍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崔天健記
事官任章朴會賢金聲發 御醫許浚李命源趙興男針醫南嶸許任
金榮國入侍 上受針畢午初罷出○藥房 啓曰 受針後 聖候
何如問 安 答曰平安○以各道御史書啓謄書 傳曰有黠的
守令薦舉人罔念為國擇人之義循私誤舉使闖草之輩冒居百里之
任弊貽官家害及生民是豈朝廷使之薦士欲得人才之意哉駭愕莫
甚推考以戒後日仍 傳曰有黠的人皆南行手不點人皆文武手察
為

史臣曰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而國家之興衰亦由於此字
收之任可謂重矣而薦舉者或以私恩或緣賄賂薦非其人付以百
里割剝為事膏血已盡流亡相繼國隨以虛言念及此丁寧 聖教
至矣盡矣而奉承者無其人雖有其君亦何益哉

○秘密備忘記曰唐人之性善為誣說以誑人我國押解逃兵非一設
有未盡解者自軍門移一咨文嚴令足矣至於別差備禦必使身親履
之恐有其所以然者得無軍門宿聞 天兵逃匿於我國竄伏諸處流
落不歸或前解逃兵之入歸者詎言鴨江以東如吾者何限遂不能免

於為其說呀動乃有此舉耶是未可知矣倘備禦率所刷若干人歸譖于軍門曰朝鮮多匿天兵諸邑村落無處不有而互相掩匿以此不

能盡刷僅得此數人而來聞江原咸鏡等道尤多隱匿國王定別將領以統之前日有此証說奄欲親往搜剔盡行刷還則其國君臣過沮不行朝鮮

君能畏天知天兵之不可以私匿盡心押解以致其事大之誠則豈

有此吾所托之若人哉原其本心外托內隱前日之以所送解十數入者不過以塞人口於一時耳朝鮮之人素以不直聞於天下今乃為遁

逃之淵藪宜其有此也云則曾參之賢不得不投其母之杼將何以自解耶此予所大懼也予聞楊也之為人似非不妄語者而成之在得

其心一失為患非細機關所係不可不思其意外之過慮別為善待贈以厚禮得其歡心言于備邊司○右副承旨崔濂以守令薦舉人推考

傳旨入 啓曰不點中南行察為事 傳教矣安山郡守朴舜元陽智

縣監鄭應星故並書以入 傳曰此二人只率居成婚之子非是不能

治民之罪故不點付標可也○壬申○朝 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政院問 安 答曰平安○實錄廳前後堂上郎廳

一等 賜酒○司諫曹倬正言申光立 啓曰今日 實錄印出廳

宣醞時有前後堂上郎廳並然之 命臣等不勝感激即為進詣謹行
祇迎四拜之禮而堂上則設坐於廳內郎廳則設坐於階下臺上臣等
既非時任郎廳猥忝臺諫之列臺諫體面與庶官有別階下地坐勢有
所不便 宣醞盛禮終不得入參而退不受 君賜之罪大矣請 命罷
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再 啓煩瀆退待物論○執義金大來掌令
李德溫持平李慶禧任究 啓曰今日 實錄印出廳 宣醞時有前
後堂上郎廳並然之 命臣等不勝感激即為進去祇迎四拜行禮之
後堂上則設坐於廳內郎廳則設坐於階下臺上臣等既非時任郎廳
猥忝臺諫之列臺官體面與庶官自別階下地坐勢有所不便 宣醞
時盛禮終不得入參而退其不受 君賜之罪大矣請 命罷斥臣等
之職 答曰勿辭再 啓煩瀆退待物論○實錄印出廳郎廳以領監
事意 啓曰濃墨錯張六十三卷二張臣等今日會同堂上郎廳盡為
燒火矣敢 啓 傳曰知○伴送使柳根馳 啓曰當日早朝副使先
向安州正使後至餞慰宴副使請設於百祥樓上以便觀覽則正使曰
燕賞景致極好云云兩使登樓受宴酒行四巡而罷安州牧使權盼家
藏 寶翰奉 恩錄前日兩使題詩出給仍出小帖帖云 御製詩應

製詩暨陽村公歸國所記希騰兩帙見惠云臣令權盼騰書兩本以待
回還時入呈故當日兩使到本州後權盼即以兩騰書兩本繕續以進
副使則領受正使則即招權盼入見權盼進前稱謝而出正使設宴前
招臣入見親授昨日所呈東人詩集曰各人名號出處一一書示云臣
於別紙逐名開錄以呈 啓下迎接都監○癸酉○朝 王世子問

安○有政○憲府

啓曰執義金大來掌令李德溫持平李慶禧任充

等並引嫌而退

國家待臺諫之禮固與凡官有異設坐階下雖出於

廳中甚窄勢非得已而其只行祇迎四拜具由不察者此亦重惜
體面之意別無所失 請執義金大來以下並 命出仕 答曰允○諫

院 啓曰司諫曹倬正言申光立引嫌而退廳內狹窄設坐階下固出

於不得已而臺諫與庶官不同既行祇迎四拜之禮而不察階下之坐
亦是重惜體面之意別無所失請並 命出仕 答曰允○天使回程

後謝

恩使韓述黃廷詰書狀官宋仁及等如

京師○巳初 上御

別殿

受針 王世子入侍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頊副提調崔

天健記事官任章朴曾賢金聲發

御醫許浚趙興男李命源針醫南

嶸許任金榮國入侍

受針畢酉初罷出○藥房

啓曰多後 聖候

何如 答曰平安○降勅焯焯許買謝恩方物文書順付於 頌詔謝

恩使韓述之行○兵批 啓曰南道兵使今日當出令備遣司議薦何

如 傳曰允○以李尚信為同知中樞府事崔有源為掌令李光岳性甚暴酷

貪職無厭殺戮為事大失人心按此重寄議薦左矣為南道兵使成佑吉金宗得之及軍於件退也砲手精兵盡為敵劫

佑吉警弓躍馬突圍血戰得以生還為全羅兵使李文荃為全羅水使蘇應宗為樂安郡

守金憲論為大立判官李三省牖為康津縣監○甲戌○朝 王世子

問 安○傳于左副承旨崔瀛曰予手指不調不能握筆今日東西南

北令世子書之知之○實錄廳 啓曰 實錄今已奉審分類舊件則仍

藏于江華新印三件分藏春秋館及平安道香山慶尚道太白山傍本

一件即是草本而今無地庫可藏虛棄可惜藏於江原道五臺山宜當

吉日已為推擇堂上郎廳速為分遣躡兩前可以 奉安敢 啓 傳

曰知道○備忘記曰逃唐兵事予常為過慮曾以默窮則搏言之夫一

人致死十人不能當渠以死自慶將何所不至哉見此書狀不覺髮豎

峴崗之火起於炎炎之始燃滔天之水由於涓涓之始達因一細人小

嫌終成莫大之變自古多矣曾見國初前朝末中予不有一人殺害能記

天使而逃變故之來何能預測此事切勿輕視之又勿以為過怯須周

知

密慶之所貴無事而已過慮何害哉言于備邊司○乙亥○朝 王世

子問 安○有政○自辰時至午時日暈○巳初 上御別殿受鍼受

針畢已未罷出未初 上又御別殿 灸手指屬穴外開二穴指間左 灸右各三穴大空骨二穴中

二穴五處右 入侍座目如右 灸畢申正罷出○藥房 啓曰 灸後

聖候何如 荅曰平安○以柳夢寅為黃海監司李惟弘為兵曹佐郎申

撓立脚不定為掌令李燧為水興府使趙暄為三水郡守金榮國庸方常漢

至投臨民之職名器為果川縣監○丙子○朝 王世子問 安○領

議政柳永慶右議政沈喜壽 啓曰許售自金山已為入來馬島書契

今當回荅而此乃重事不可不商量處置左議政奇自獻令方呈告臣

等未敢獨當為之奇自獻請 敦諭使之同察 荅曰允○備邊司回

啓曰今見李時發李時言狀 啓鄭忠信傳給職牒則何胡及羣胡等

喜而厚待前日約條中被擄人五十六名又為出送以准百名之數此

外五人加出送而祿俸講定一事何首終不聽順難以口舌爭辯云以

鄭忠信聞見錄見之其所說話雖甚煩多而約條內事不為明白講定

疎漏莫甚前日李蘭自忽溫回來言內忽首云許多舊胡則似難盡還

而投入明看乃加叱同等當出送云云此一欸全不語及當初入送時兵

使不為分付耶抑忠信聞之而闕却耶殊為可恠祿俸則忽酋自上年冬以為職牒百張中五十張則俸木各四十四匹以為自己之用又五十張則俸木各二十四匹分給麾胡云其時本司覆 啓以舊胡之嚮國授職者皆是積年效勞者而賞職等級受祿高下皆有定規而亂後則以二十匹為准今此忽胡祿俸不可無功濫給一依舊胡之例皆以二十匹為定矣今者鄭忠信以為忽胡以祿俸准給與否為叛服之計監兵使亦以為今於祿俸一向堅執則不無因此擾邊之患云近觀此賊呀為全是狼貪無厭之賊豈可為二十同之俸與之更為相較也哉况四十四匹之俸非創於今日乃是平時舊胡祿俸舊規故渠等亦執此為言今依前日忽酋書送忽酋呀授五十張祿俸則各以四十四匹麾胡祿俸則各以二十匹為准除已輸送四十同外令該曹加備二十同急急下送待渠董束獻進上然後給送為當明看乃等如約出送之意小弄耳虞亦為分明申飭言送且渠董既受職牒則等是我國舊胡渠雖與沙乙者古黠城等胡結怨不可動兵來侵於近境之胡若強為來犯則勿侵舊胡之約果安在哉今後一遵約束永為懽好之意並為丁寧言送為當此意監兵使處遣宣 傳官下諭何如 傳曰兄

史臣曰忽賊陰懷兇計信然窺覲者有年而今者乞帖豈出於納款之心乎探我虛實伺我強弱欲售其竊發之心而朝廷不務修攘之策方以授職祿俸為羈縻之良筭守縣城乃是我國之蕃胡而動兵侵擾其志必欲滅之而後已兇計豈在於縣城於唇亡之勢誠可虞矣而恬嬉度日若無憂者然可勝痛哉

○丁丑○朝 王世子問 安○左議政奇自獻身病四度呈辭 答曰

今又見卿呈告此非予所望於卿者卿以柱石大臣進退係國家輕重況今賊使要和邊情亦異策應酬答之際事機至重廟堂籌度不可不會同商確憂虞方切國事日殷雖有昔疾尚見痊可卿宜速出以副予

至意○已初 上御別殿 受針受針畢已未罷出○藥房 啓曰

受鍼後 聖候何如 答曰平安○戊寅○朝 王世子問 安○左

副承旨崔濂以備邊司言 啓曰全羅兵使成佑吉前為北道虞候時

威聲著於虜中不幸以病適果北方之人至今思之全羅兵使則他人

猶可為之成佑吉適差使之留在於京徐觀北事以為調用為當敢

啓 傳曰兄佑吉特一勇夫也雖有先衛突擊之功未聞臨機應變之才而名冠一時為國大將入才之與世俱下蓋可想矣

○以左相奇自獻五度呈辭 傳于都承旨尹昉曰大臣安危所係進

退非輕雖有疾病調理行之而已未可為辭退之計卿宜更加調攝速
為出仕○晝 王世子問 安○己卯○有政○朝 王世子問 安

○備邊司 啓曰今見朴大根與橘智正問答智正以為通書之事自

有前規不須更問以日本國王書之可也大根問爾國王誰耶則智正

曰家康也大根問爾雖以家康為國王日本之人不稱國王何也智正

曰雖不稱國王其任則國王云以此見之則家康雖不處置秀賴而家

康之主國則似無疑矣然不可遽以家康為國王而致書於渠也依前

日廷議 啓稟定奪差官入送一以示相好之意一以探彼中事情可

也今當以禮曹判書官銜送書于日本國執政大臣而其措辭曰我 國

與日本世修隣好二百年于茲不意平秀吉無故動兵攻陷我三者魯

戮我生靈毀我 廟社掘我 陵寢我 國之於秀吉乃萬世不忘之

讎也今聞內府家康於壬丁興兵之時不使關東一卒渡海及其當國

盡反秀吉之所為被擄人口連續出來而亦不禁其處心行事豈可與

秀吉同日語哉內府實欲復修舊好則在我亦無可拒之道但兩國相

好事體至重內府曾無一書及此而馬島之倭獨為往來傳語是何故

耶內府誠能執其首謀掘破 陵寢之賊繫械押領並與書契而送之則

我 國當上告 天朝次告 廟社數其罪而正刑以洩我十五年至
痛然後禮待來使修謝來書改講新好永世不替不亦美哉以此成書
契送之觀其所為而處之似當且橘倭欲為先回以屢勤書契重違爾
島向國之誠今當差官入送日本講定通好之意略為措辭修答此書
契先為完了急遣宣傳官 下諭于慶尚監司處令朴大根善為開諭
橘倭以送亦當敢 啓 備忘記賊之要和皆是中間馬島之所為其
托稱家康者無非詐誦之言家康若實有欲速和好之意則當惟改之
歸也何無一書付之或張皇辭說或却脅兇威以恐動之乎秀賴家康
時未知其某賊之主國事而遽以如是措辭致意則恐為智正所賣設
使家康實為倭主而秀吉之黨盡為鋤而去之則己不然其黨布滿中
外家康不過挾其勿孽以令群下而已則今次直為致書於家康恐為
群賊所憾亦未知其何如也故予意則欲遣人偵探更得其梗槩然後
處之耳又有一意犯 陵之賊得以誅之義之不快耳但慮未必縛送
而所縛送者萬一如金虜之送還擇官則如之何大槩倭賊極狡其計
十倍我必動為所賺此一國大事不可不及覆深思更為議答○備邊
司 啓曰今見李時叢李時言狀 啓鄭忠信傳給職牒則何胡及羣

胡等喜而厚待前日約條中被擄人五十六名又為出送以准百名之數此外五人加出送而祿俸講定一事何首終不聽順難以口舌爭辯云以鄭忠信聞見錄見之其所談話雖甚煩多而約條內事不為自明講定踈漏莫甚前日李蘭自忽溫回來言內忽酋云許多藩胡則似難盡還而投入明加乃加叱同等當出送云云此一欵全不語及當初入送時兵使不為分付耶抑忠信聞之而闕却耶殊為可怪祿俸則忽酋自上年冬以為職牒百張中五十張則捧木各四十四以為自己之用又五十張則捧木各二十四分給麾胡云云其時本司覆 啓以藩胡之向 國受職者皆是積年效勞者而賞職等級受祿高下皆有定規而亂後則以二十四為准今此忽胡祿俸不可無功濫給一依藩胡之例皆以二十四為定矣今者鄭忠信以為忽胡以祿俸准請與否為叛服之計監兵使亦以為今於祿俸一向堅執則不無因此擾邊之患云近觀此賊所為全是狼貪無厭之賊豈可為二十同之俸與之更為相較也哉况四十四之俸非創於今日乃是平時藩胡祿俸舊規故渠亦執此為言今依前日忽酋書送忽酋所授五十張祿俸則各以四十四麾胡祿俸則各以二十四為准除已輸送四十同外令該曹加備二十同

宣宗大正... 卷之... 九十九
急急下送待渠輩來獻 進上土物然後給送為當明看乃等如約出送之意小弄耳處亦為分明申飭言送且渠輩既受職牒則等是我

國藩胡渠雖與沙乙者古縣城等胡結怨不可動兵來侵於近境之胡若強為來犯則勿侵藩胡之約果安在哉今後一遵約束永為懽好之意並為丁寧言送宜當此意監兵使處遣宣傳官下諭何如傳

曰允○卯時日暈兩珥自夜一更至三更月暈○以李尚毅為大司成成佑吉為訓練院都正郭再祐為全羅道兵使趙倣為水興府使李覽為通川郡守鄭榮國為平安道都事李惟為江原道都事南嶸為陽城縣

監李德演為鎮川縣監○庚辰○朝 王世子問 安○左副承旨崔

濂以備邊司言 啓曰以日本差人入送事入 啓 答曰賊之要和

皆是中間馬島之所為其托稱家康者無非詖譎之言家康若實有欲速和好之意則當惟政之歸也何無一書付之或張皇辭說或劫脅兇威以恐動之乎秀賴家康時未知其某賊之主國事而遽爾如是措辭致書則恐為智正所賞設使家康實為倭主而秀吉之黨盡為鋤而去之則已不然其黨布滿中外家康不過挾其幼孽以合羣小而已則今此直為致書於家康恐為羣賊所憾亦未知其何如也故予意則欲遣

人偵探更得其梗槩然後處之耳又有一意犯 陵之罪得以誅之誠
義之所快矣但慮未必縛送而所縛送者萬一如金虜之送還擇宮則
如之何大槩倭賊極狡其計十倍我必動為所賺此一國大事不可不
反覆深思更為議啟事 傳教矣臣等伏承 聖批奉讀再三 聖慮
深遠實非下情所及今此要和之事自初專出於馬島中間之所為而
到今調信物故義智景直輩形迹孤危欲以此事媚悅家康以為自保
之計催迫至於此極耳在家康則得和有足誇張不和亦無所損其心
不過如此而已家康雖已當國秀賴一息尚存其黨之失意散處而蓄
憾懷怨者必多故臣等為此之慮常以凜之國事靡定之前遽爾送使
為難矣但此事初既發端累年推托到此地頭亦未遂所願則馬島蜂
蠶之毒亦足以擾我邊上豈非可虞之甚者乎近日反覆思量然以所
聞如孫文或孫承緒之言與橘智正所言大槩相同家康之主國似無
所疑欲遣人偵探以得實情而無文書則馬島必不入送欲托以他事
則無辭可措故欲以禮曹之書直送於家康之執政以探其意之所在
至於措語則直據秀吉之所為家康之自言而為之說使平賊之黨見
之亦不以為過也且犯 陵之賊萬古至痛與日本不為通言則已萬

一通言則此乃開口第一義也况平調允係是馬島之賊馬島既以和
事為急容或有不惜此賊之理此縛送之議所以發而狡黠之輩或出
漢斬張耳之計亦未可預料也然事變無窮賊情難度若以書契中為
嫌於太露則就昨日 啓辭略加點化依前 啓請施行若以今番致

書為未妥則姑令孫文或馳往金山言於智正曰秀吉既斃之後家康
盡反其所為被擄人口連續出來而亦不禁家康之於我 國固無可

據之道家康實欲通和則可以相通書契爾島之往來頗頗何無一字
相及耶爾須以此意言於家康持一書契而來和事可成也且從前我
國之不敢輕許和事者直以犯 陵之賊不能討罪至痛在心耳如是
措辭開諭其書契亦以此意為答入送似為無妨此兩款伏候 睿裁

傳曰持一書契而來之言則恐不成矣家康必不肯因此一言先自送

書於我矣賊之意正欲要我先遣使致書謂我為遣使乞和或指稱乞

降納款等語誇張後世耳禽獸之言其善其惡雖不足數姦計似如此

耳大槩大事昨日啓辭之意令本司堂上各陳所見○辛巳○朝 王

世子問 安○內醫院 啓曰經變以後內局方書蕩失無餘非徒議

藥之際考閱無據新學之徒無所取質終不免孤陋之患今者收拾散

亡諸書粗得一二欲用活字印出要切若干醫書紙地則自本院已為略備計其工程似不至大段而匠役廩料辦出無路極為悶慮如得校書館匠人十名及糧料則要切之方可以印出令該曹照依諸都監匠人例參下朔料題給使之及時印出何如 傳曰允○禮曹 啓曰頃因兩麥叢穗禾穀長盛之時淒風長吹旱乾日甚審理冤獄掩骼埋胔等事 啓下之後雖得小雨旋即開霽川脉枯渴旱田則已矣至如水田并皆龜拆而頓無雨徵一向如此則無望西成民情悶迫初次祈雨祭三角木免漢江風雲雷雨山川雲祀等處依禮文不卜日來十七日設行處祈禱期於得雨何如 傳曰允○壬午○朝 王世子問 安○有政○以 備忘記 傳于吏批曰具思稷予未見其人但曾聞其為人也清謹可嘉而弛緩才乏殊非應敵之手昔金宗得亦清謹足尚而用違其才以迷劣之人委以北門之任終致覆軍之殃貽君父宵旰之憂至今禍猶未已任將不可不慎也定平府使更擬宗得之敗於北地所當置之極刑而王法不行曲登其死自亂廟以後吳軍之將無一被誅者軍律之解弛至此可勝笑哉 ○左議政奇自獻六度呈

辭 備忘記曰大臣之處身其異於庶官矣蓋其職位既隆則其責任之重大義為之係焉是以國存與存國亡無辭榮退避之道有休

感是同之義其欲觀時進退忠蓋之臣所不為况於大臣乎卿以碩德宏才為予肱股益梅舟楫正倚弘濟而乃連章乞退豈不辟不足以贊襄不能安其位布四體有以致之歟予甚缺然且愧即今國事艱危邊鄙日聳左酬右酢間不容髮羣策畢舉尚難濟事元老大臣引疾不出倘國事蹉跌其將曰在家不知乎國事一跌雖欲退休得乎更宜深思調理毋庸固執速為出仕○右承旨宋駿以迎接都監言 啓曰副使文廟重修記使之刻石云令本館依 天使分付今我國善寫人改書入石其末并刻副使別紙印送圖書似當 中國則如寺觀各處碑碣林立 文廟重創之後曾無片石記事曾見正使明倫堂記亦為大書難於板刻並為刻石以新觀瞻以係盛事且 下輦臺本無名號前日副使與臣筆談時只以 國王謁 聖時所駐為稱則今別紙所書意必稱此其曰儼著臺或用或已或易惟諸公裁之云者乃所云如此則自此抹撥亦甚未安如或碑刻則似當一體施行但本館之力不能辦此三碑或令戶曹助工或令工曹掌設惟在 上裁南別館宴留詩稿則令工曹刻板本處張掛何如 傳曰兄 似不須刻石以資煩弊懸板似宜從更議施行且儼若之義未解若曰儼若思之義則必有思字然

後其義乃通若曰儼若云則若字何義乎○以 備忘記 傳于政院

曰遼東謄黃 詔書差官來頒于京中非古也自前賫至義州則義州

差人上送而其差官則自義州答送如斯而已變後事多無稽乃有此

舉此 詔元是頒於遼東者初非朝廷命遼東轉布于我國則遼東之

謄黃轉送似已乖違况其賫來杜良臣之輩乃一衙門甚細之吏老於

詐騙其性行有同鼯鼠四端俱亡所見足羞訟途一路恣其侵剝生靈

之受害有難以盡言者今未可令義州據古例開諭勿為上送自義州

厚待送還乎議啟言于禮曹○以成詠為行司憲府大司憲洪湜為吏

曹參判李善復為副提學宋錫慶為輔德趙存世為司藝尹訥為禮曹正

郎崔東式為直講朴顏賢為正言安弘望為戶曹佐郎琴懔為禮曹佐

郎崔應虛為兵曹佐郎權滌為刑曹佐郎黃汝一為成均館典籍宋克

訥為藝文館奉教任章為藝文館待教李俔為藝文館待教崔堉為慶尚

水使李燧為順天府使申忠一為德源府使元埴為朔州府使李忠善

為寶城郡守尹光啓為平安都事○癸未○朝 王世子問 安○自

昧爽至卯時有霧氣○甲申○朝 王世子問 安○以 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前日備邊司之籌策至矣但予之所慮者家平之勢自此

難得其要領者正之說或有詐僞於其間萬一偏許家康措辭太露到彼之後賊之事勢或與我所料有不同焉則恐有難事姑依本司初啓令禮曹差人貽書其措語則依右相領敦寧等海平府院君等成冰徐階朴承宗議參酌施行何如今次雖不得許通既有貽書探問之行則賊必不敢動而雖遣差不過偵探之類姑無所好審察賊勢徐為處之似或未晚矣但有一意責送犯 陵之賊大義所在若入此條則

又當添入曰二百年來兩國修好無故稱兵云云人之所以為人而國之所以修好者以其有信義也義信不立人紀數滅兩國之修好亦無自而行矣是豈貴國之本心哉必有細人讒搆欺蔽貽禍生靈使日本之名不美於天下兩國之和好墜絕於一朝天下之惡一也貴國亦何有於此輩哉請縛送此輩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壬辰之事不出於貴國之本心而特出於細人之讒舌今日貴國之行事如青天白日無纖芥間隔之繼信義因之而復立人紀以之而扶植則弊邦惟以禮義自處初不計其成敗利鈍豈不與貴國通信哉云云以此善為措辭何如 陵寢 廟社生靈萬變莫不由於稱兵入寇之致則此說固亦大義之頭腦處而詞直而包含雖使賊類見之或未必不以為是而如欲通和則

不可不先舉信義以為交好之根基也彼狡賊寧能俯首聽命縛送當
初始謀入寇之賊乎只欲以難事責之執以為辭則我於義為直而亦
足以疑後日姦賊之謀為者矣不妨反覆詳議善處○柳永慶議臣愚
固滯之見十餘年來已盡痛陳今無所達但近來 朝議皆以為平秀
吉既斃家康當國自以為盡反秀吉所為馬島之倭執此而要催迫
甚急此時若一向牢拒則蜂蠶之毒難保其必無與其許之於既劫之
後莫如先為善圖之為愈此亦出於為生靈計耳臣何敢牢執前見不
為之變通乎是以前日臣於備邊司與諸堂上會議以禮曹修書契差
人入送日本一以寬馬島之怒一以探日本之情以為後日處置之地為
定而其措辭則不得不據事而直言不如是則將無以有辭於天下後
世也然此乃 國之大事貴在詳審今者廷臣各獻所長參商群議更
為勘定恐無所妨至於令橘賊持家康一書而來云者亦非偶然而叢
曾聞孫文或之言上年渠輩往日本時家康欲修書契付送而渠輩以
無 朝廷分付不為持來云且見橘賊答大根之言平調允父子已死
而豈無餘黨乎云觀其意則馬島急於要和犯 陵之賊容或有縛送
之理我 國不忍言之痛實在於 陵寢之變首謀之賊雖不可得以

誅之若得毀 陵上一抔土者數罪而正刑則廟社神人之痛亦可
以少伸若令如孫文或者往見智正據理開論而賊若聽從則我之處
置亦有可據矣 酌量取舍惟在 睿裁○沈喜壽議我國之於日
本有不共戴天之至痛使我之威武氣力有可以折彼兇謀殲彼醜類
則無論昔日今日一向沫血飲泣以必復此讎為心雖不能領兵渡海
蕩覆巢穴而猶當閉關永絕申飭邊上整理水陸之軍以待送死之寇
而已暇問秀吉與家康哉今也則不然賊退疆復已過八九年之久而
環視四境一無征繕之效恬嬉玩愒有甚於辛卯以前奄奄削弱日甚
一日馬島之賊矚知我無備益肆凌侮之心固其宜也事勢至此伸縮
之權在彼而不在我則主日本者雖非家康猶不免為生靈計姑與之
通好况聞家康曾無一卒之西渡盡反秀吉之所為云者乎涕出女具
不得不行於今日吁亦痛矣調信義智俱是家康羈縻之臣欲以速成
我 國為結歡家康之地自辛丑以來凡幾度往來或祈或喝無所不
至而乃於調信死後尤汲汲焉露其兇毒之態逼以危懼之說其為中
間作弄之計皎然明甚恐非日本之所與知也第念近來被擄走回之
人寔繁有待而家康未嘗呵禁至如眼前使喚孫承緒之類亦許放還

其不能無意於要我蓋可想矣家康老奸主國立威驅除平賊餘黨殆盡幼孩一塊肉最易制故特留之作爲孫婿寄生足矣豈得與之相抗哉參以衆說彼國之危疑靡定云者似無所據秀穎年已長成爲讓與之言獨出於被擄逃還人鄭興邦孟浪之傳也設使他日有翻轉之事豈復追怨於我 國書契之語乎以此言之依前日覆 啓內事意直截其書辭未爲不可雖然天下之事變無窮賊勢之勝負難知家康年老垂死死後之事亦未可預料今雖以禮曹堂上官銜致書於日本執政而泛然措語使有餘地不必顯斤不必偏許但曰壬辰之事萬古呀未有之大變而自數年前馬島之倭相繼出來求和不已其書契中多有悔禍之言前後刷還被擄男婦無慮數千餘口謂是貴國分付云果出於貴國之本意則何無一字文書之可驗也抑乃中間假托之辭耶如其真的則亦當上告 天朝好爲處置云云一以示羈縻一以探虛實觀其修答之語另議停當如縛送掘 陵之賊等語隨後痛陳俾有所處似合機宜然此亦因 上教更加參詳之言也大抵智正之發死心久矣今又推托開諭落莫遣還恐或有發怒之患必不肯受書於家康而來矣帝王待夷狄之道豈容如是也但不可以蹈艱險之地

行苟且之事而不擇秦使之入委諸卑賤之流也臣同寮備局論議不
宜更有所獻而伏承各陳所見之 教亦不敢終嘿衆言淆亂折衷於
聖人伏候 上裁○李山海議病廢垂死之臣誠不足與議但既不可
徑先致書於家康則差人偵探得其實情恐非得已伏惟 上裁○李
元翼議依備邊司前 啓辭施行似為無妨伏惟 上裁○李恒福議
臣昏霧已甚且不知近日賊情幾許變遷不敢獻議但望賊致書不可
必也縛送犯 陵真賊亦未可必也只此兩款則臣料之熟矣前日往
來南邊亦嘗面 啓此情矣 聖慮所及無以改議矣以是揣摩酌以
輕重緩急大小惟在 聖明斷之○尹承勳議臣之愚陋無所知識前
已略陳於獻議中今不敢更議伏惟 上裁○尹根壽李準尹昉議彼
賊固於我萬世不可忘之賊而今日之議蓋隱忍為我 國生靈計耳
依備邊司當初 啓辭遣人持書契因探彼中要領而取其書契之辭
則略加刪正而不及和事一以不失我辭之嚴正一以不至挑怨於彼
賊觀其所答而為後日處置之地恐為無妨伏惟 上裁○金悌男鄭
昌衍尹承吉李時彥議此事以板脅迫今到極處無他容議之地然只
信馬島之言不見家康一紙之書而先致人於日本則謂我乞降納款

而以為誇張之計誠如 聖筭思之閭塞姑令播倭持家康書契而來
以存輸平形樣似幸雖不得已送入既不能細知家康革舊專國之狀
而徒憑詐說措語太露則到彼事勢若與所聞有異必有狼狽難處之
患只舉馬島屢叩之意勿及他說以觀其報仍令差往之人細探形勢
而後處之亦是權時之策伏惟 上裁○韓應寅李軸議馬島之要和
固非今日始而每以家康為托彼中情形實有所難測故 朝廷尚未
得酬應之策只令廷臣各有獻議而猶未有結局者特以此事莫重乃
欲其十分詳慎無貽後日之悔也伏見近日廟堂 啓辭其揣摩籌畫
更無餘蘊前後 聖教亦出尋常萬萬有非臣等更容別議伏惟 上
裁○李好閔議此事當家康始說不動一兵之時答如今日之設以觀
其所為則事甚便順而已今已蹉過機局已翻故處置至凝然不可以
蹉於前而不思今日收殺之策既曰偵探非不可為之事書但假之而
已臣愚之意雖依前 啓辭為之固無不妨但行探之人必須慎簡近
觀徒以蹈危而必委之不甚曉義理之人其歸來滿牋書 啓能保其
必能如此否伏惟 上裁○李光庭議臣識見淺劣未暗邊情 國家
大計何敢妄議然於大義二字區區粗有所見前後獻議時每以自強

為第一義而但今日事勢已到不可已之地故頃日姑以馬島偵探之語為獻今不敢更議伏惟 上裁○金晬議家康所為異於秀吉馬島書契相通亦非城下同盟其在交鄰之道終無可絕之理億萬生靈之命不可不念則在今修好之舉似不可已前日 傳教內為生靈之教至矣日本事情偵探雖欲為之不有書契差人往來亦難使禮曹作一書投至家康執政意在於此但秀吉無故興兵屠戮我生靈終至下手先王陵寢今雖和好係干 陵寢下手之人紉縛以送我 國被擄男女無遺刷還然後方可修好之意并及於禮曹書契中為當臣之所見如此伏惟 上裁○韓孝純議日本遣人偵探一事臣於昨日備邊司會議時終始同參更無異見但若送書於家康之執政則其措語之際似當反覆察酌勿使太露期於十分平穩而後可免異日之悔伏惟 聖裁○黃璉許頊等議伏以帝王之於夷狄包容如天地截納若河海不當以善而喜以惡而怒也矧於 國書中毫無卑縮之辭而至曰繫械掘 陵之賊并與書契而送云爾則彼賊亦何辭以為乞降乎誇張自矜眩惑舉國之心者實無關係於在我之道在我之道惟當審勢量力無失其幾而已家康既反秀吉所為有意於通好一事而不

肯發一書付送插倭者亦無自為尊重只要觀我 國之處置矣今日
本司 啓辭中欲使插倭討得家康書契而來者實是彼賊喪膽處也
但此通使一事延稽退托今已六七年之久插賊之言無非脅喝之計
而亦無非有恃而發矣設若彼賊終以兵刃恐劫然後聽從則進退之
權必不在我而被人掣肘亦豈無難從之事乎若其送使而無 國書
則無以為信而馬島豈能如前許送哉此所以致書於執政大臣者之
議起矣至如家康主國秀賴失勢之說似為明白而天下之事未可
斷定則 國書措語之際惟在作者之善辭而已臣等謬見如此伏惟
上裁○成泳議臣忝在備邊司之列當初 啓辭皆已與聞則臣之所
見亦不外此而大抵此事遷延屢年到此地頭更難推托備邊司以禮
曹官衙送人于日本云者良以此也第此是莫大之事謀始之時十分
熟講俾無後悔而臣今承 聖批丁寧偶有一得之愚不敢不盡於 冕
旒之下臣之妄意今此禮曹文書姑不言講和可否秀賴家康亦姑不
提起但言近來馬島承貴國之意要與之講和差送使人年年來懇至
再至三我 國被擄之人刷送者前後亦相望其誠意有足可尚第未
知此專出於馬島之意耶抑聽貴國之分付而如是勤懇耶海路隔遠

難以詳知敢差其官委遣如是措辭而送之則其於偵探亦似有據且必有日本之答書觀其所答之後將今備遣司 啟辭中云云之意更為詳度得宜施行唯在 朝廷處置伏惟 上裁○黃慎議與敵講和自古有之與夷狄講和亦自古有之帝王之常也與讎講和則雖或有之而在巧不忍焉必不得已而後為之其所執之辭則不可不正其義也今與家康為和稍似不熾然其為舉措言辭則固當直其所欲言者以正其所執之義也其不可與平家講和不可不提誅犯 陵之賊此兩款休論彼之肯與不肯在我不可不直言而為之始也不為則已使人則須有此言彼雖無知亦人也是非之理不可謂不稟於初也况我既有差人送書之事則家康亦豈有不致書之疑乎提送犯 陵者講和之辭則雖與平家不得已為和在我亦不當不與之為此言也當初本司 啟辭之意正坐於此臣不敢有異論也彼之為求和乞降誇張後世之事則我雖以難事責之彼豈無不為其自大之辭乎似不足豫為之慮也然 聖意呀在亦甚遠伏惟 聖上裁處焉○李弘老議日本之隣於我 國為不幸也彼乍叛乍服而靡有終絕之理上下二百餘年之間固嘗修好相通况在今日操縱伸縮權不在我者乎然則當國

者雖非家康有難固拒况於家康之反秀吉乎今茲和事專出於馬島而必藉家康之勢以要之自古帝王之待夷狄本為生靈地苟可以許之其他非惟不暇念蓋亦不必較也上年惟政之行家康謂左右曰秀吉肆其兇威而不見朝鮮之使今我為政乃有此行豈不好哉云云是其已試誇耀之一驗其善其惡之不足數誠有如此 聖教所及也第在我之道當其始事之初差人與送書之事責在熟講而審處故先將如許曲折探問於馬島以規他日處置之策似合事宜前於獻議之日略陳此意及聞播賊之言其意正欲致書於其有兩答矣曾聞惟正出來時家康亦欲修書以付云我且直之附以新意而無歎於講好則彼之必不肯送書寧能逆料於未然惟於措語之際務存遺慮不使抑揚太過耳至於縛致掘 陵之賊以正典刑則我 國神人之憤庶幾少減也播賊之意亦似無難云以此為辭而送之雖不見聽必不見怒於彼倘或聽之我則有辭於後折衷羣議從長善處俾免後悔惟在 聖裁

○許茂議前

啓辭紀草之時臣亦嘗與聞其末議而

聖慮所及高

出常情數等臣何敢更為容喙於其間第今此之行非直為通信也本擬先為偵探更得實情然後方定通信如 聖教所云耳其書契之辭

不可曰通信不可曰非通信通信非通信之間其指語不如是恐無可
設之辭臣之愚意以為雖如是為之固無不可然而秀吉雖無道既是
家康之所嘗承事者直斥其名而論之以賊則非特秀吉之餘黨家康
見之亦不妥當此則似當審處而遜其辭不沒其實可也至於犯 陵
之賊我 國至痛所在在我之義舉而聲罪而已彼之從不從不必深
較萬或見從則得以甘心如果詐窮不過如今日之事勢非如宋時之
心知而不敢言以重羞辱也但所遣之人一入海中其辱命不辱命誰
得以知之諉為諳熟賊情而不擇剛方秉節之士委之輕淺無義之
徒則亦非所以重 國命之義此不可不慎也且既不免與對馬人同行
其探訪之間彼必從之雖蹄髮扶桑而還所見所聞更不過於智正絕
影島中數句話名雖偵探其實無益臣愚以為業已為生靈屈其他善
惡之言皆不足相爭擺落細故但持大義特許通信一者便畢不必再
勞行役虛費財力而使億萬吾民得保其生生之樂則天地鬼神亦將
默感於 聖人之仁而西北防備亦應有專力之益伏惟 上裁○申
欽議昨日備邊司 啓辭時臣亦同參而無異見 啓辭兩款之中惟
在 聖裁○洪汝諄議臣之愚見已略陳於前日獻議不敢更有呀他

議伏惟

上裁

○李齊閔議頃日收議時始先送人對馬島詳探彼間

事情然後處之事獻議矣伏覩備邊司

啓辭亦為宜當依

啓辭差

人持書契往日本探其要領觀其所答以為後日處置之地恐或無妨

伏惟

上裁○李輅議前日謹將從權通信之意略陳愚見今不敢更

贅其間便否曲折惟在商確善處伏惟

上裁○尹自新議橘倭之要

和出來非一非再而迄不從之者蓋緣不共戴天之故也今之欲遣一

价之使出於哀我生靈之至計而家康既秉國政則要和一事非尋常

等閑而一無書契之修此羣情所以致疑於馬島主中間所為遲難而

未即許之者也今者既曰家康之所願則以禮曹之意通書講問似無

失宜矣但先自遣使致書則不無誇張凌侮之患誠如

聖教今姑備

盡難許曲折善為措辭以試彼意然後更議定奪何如伏惟

上裁○

盧樞議臣既叅於本司會議之時更無他見而兩教中言辭之太露者

更為驥括而擇用惟在

聖裁○金信元議此事頗末近日臣未嘗一

聞其緒餘固難妄議於其間第臣之愚意倭奴吾讎也壬辰入寇之時

家康雖不遣一卒而今之為國主何可必也彼曰為國主彼不有一言

而我先致書契於義甚乖若為羈縻之計不欲與禽獸相較則當以敵

智正者先送探意然後徐議未晚此亦不欲彼以賤來而我以貴往之意也然則庶不失大體而亦或無後悔是臣之謬見也伏惟 上裁○

徐渚議日本之要和於我者未必出於家康之意而我之欲為通信於彼者亦非忘讐而欲敦隣好也馬島諸酋借重於家康欲遂其兩大欲我亦欲姑托通好之名而以羈縻之計以圖為自強之地耳揆我之勢既不可中止則秀賴家康之為國王為執政者恐未暇論也托以天朝駸駸遷就以至於今日地頭雖使往探而若使不幸秀賴襲其父為關伯則絕物必為挑禍遣信元非初志萬世不忘之語雖大義如此今未可徑露此言也臣之妄料姑遠泛使于日本以馬島屢遣信使委傳通聘之意而未委貴國誠意通好與否為此通問執政諸閣使還如寄信書則可以執此 答知乎 殿下奏聞于 天朝以修交聘之義云云以此為書而差人探聽得其彼中實狀與否如何更為議處恐合權宜伏惟 上裁○李廷龜議家康雖狡幻擅國秀賴惟是其主而秀吉之餘黨布滿於中外則無論逆順前頭之勝負亦未可知也不詳兩間之勢而先致書於家康家康則必誇耀於國中而秀賴則必懷憾於我安知今日之一書為後日嫁禍之資也我 國素昧敵情臨機多被

所贖在我既無可恃恐劫亦在可虞則一番遣使雖不能終免要當審其情形而俾無後悔耳恐不如先遣伶俐一人訶察家康要和之誠否及渠中事勢之如何而處之也頃日獻議時亦以此意冒昧陳 稟伏

惟睿裁○朴承宗議倭奴之性狡毒異常我既不能制其死命則縛遂犯 陵之賊似難必也設使縛送一二賊非特真假難辨彼將責德於我則其何以應之此亦意外之慮也而况秀吉之稱兵也夷我城都毀我 宗社者無非不可忘之賊今若縛送 陵賊則謂日本無我難

怨乎家康秀賴之勢自此難以的知而和好之說出於馬島之倭則今日事勢有不得不揣摩而處之兵交之際尚不廢使愚臣妄意姑先遣人持禮曹書問其誠偽而已則往復之間或不無可審之勢伏候 聖裁○姜紳議要和一事專出於馬島之所為而每以家康為辭設令馬賊因我言以請於家康家康方雄張一國無所畏憚其肯先自送書以示弱於我乎臣伏見備邊司 啓辭以禮曹堂上修書於日本執政此策最善彼既見我書善惡間其勢必有兩答果如馬賊之言變初不發一卒厥後盡反秀吉所為前後刷還之人皆出於家康之意則我國信使之通豈不有辭於 陵寢袋掘之賊亦必次第縛送矣不然所

谷與馬賊之言不同則馬賊更有何說以脅迫我乎信使既不可遽遣偵探又不得入送則依備局 啓辭施行恐為軍當伏惟 上裁 ○朴

名賢議通好一事其勢出於不得已但橘倭之言變詐不測偵探賊情

細知虛實處置伏惟

上裁

在廷諸宰徒切救時之策力主遣使之論

且之甚乎為宗社生靈之計不外乎自強之一事惜乎廷臣之無一建白也 ○申時酉時日暈兩珥 ○乙酉

○備邊司

啓曰頃者欽奉

皇勅辭旨丁寧諭以一應戰守機宜著

修舉要見比歲以來積貯幾何訓練幾何毋容虛聲必考實效其軫念

積弱之形網繆桑土之意至矣盡矣其在我 國淬礪嚴督宜無呀不

用其極也目今人心玩愒事多姑息南邊方催漸至解弛將領守令無

責奉公尸居度日鍊兵得粟之事慢不省為何事軍食率多空竭編伍

類皆冗雜加以訓練之方廢而不講些少見任者齟齬無形脫有緩急

將何策應今不申明紀律以警飭之則殊失自強之道而恐無以副

皇上累勅勸戒之意豈非可懼之甚乎以

勅諭事意慶尚全羅忠清

三道監司兵水使處各別

下書嚴飭列鎮與各官遵依

勅旨事意

着實修舉兩糧穀雖未能猝然優備軍兵則可以組練成就俟秋成時

特遣

御史使之巡審查考勤慢邊將守令之不用意舉行者並皆重

治不饒之意並入於 下書中何如 傳曰允○藥房 啓曰前日臣

等伏蒙 手指以椒水浸洗之 教與醫官等反覆商議則椒水則不

當而著浸洗於溫水則筋脉和緩庶可 見效云昨日令本院官負

馳往于溫陽今曉汲取即刻入來而尚有溫氣 試用似當敢 稟

答曰試驗為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 備忘記 聖慮所及極為允

當臣等何敢更有所達令禮曹貽書於日本執政而其措語以為自經

壬辰之變我 國絕意於東方久矣五六年以來馬島之倭往來相通

我 國被擄人口連續刷還致誠頗勤有足可嘉第未知此事出於馬

島之所為耶抑因貴國之指揮而然耶若出於貴國之意則何無一字

之相及耶海路隔遠莫知其詳茲遣差官某其入送貴國欲得其意指

而來云云則別無言辭太露之嫌而亦可以偵探彼中情形觀其所答

更議處之似無所妨臣等前日 啓辭之意蓋以既為禮曹文書則是

亦 國書不容不先數秀吉之罪次言家康之相反然後辭直義正其

於通書示好亦似有據而至於犯 陵之賊之說大義所關必欲先設

於接言之初矣今番不為提起和事只為偵探而已則此一教姑且勿

言以待後日似為宜當敢 啓 傳曰允○午時申時日暈○江原道

觀察使柳寅吉狀

啓今五月十三日打城郡南面二十里竹島地海

汀東大洋有翅蟻虫隨波濤連綿出陸同沙汀一馬場出積盡為枯損

變恠非常事

人事之不修既如此則文
異之變見曆出何足恠乎

○丙戌○朝

王世子問

安

○以禮曹 聖母加上

尊號進

賀禮物磨鍊

啓目

傳于左副

承旨崔濂曰方物人參不為前例為之乎者啓○司憲府

啓曰凡

頒赦死罪外放送則元犯死罪而以一時

特恩減死定配者不得蒙

放乃是常行之規也今者

赦文內無死罪宥除之語而慶尚監司柳

永詢以金宗得減死定配者不為申

稟無端錄於放秩前日

赦文

亦無死罪宥除之語而咸鏡監司李時發亦以減死定配高敬民錄於

放秩者非自

上下教則不得蒙放者舉皆得放倖免失刑莫甚於此

極為駭愕請柳永詢李時發並

命推考金宗得高敬民並還發配呀

兵政國之大事其在平時固不可少緩况此艱危之日乎我

國簽兵

之規

祖宗良法非不詳盡而昇平二百年解弛尤甚丁此多難所當

改絃易轍選兵練卒庶盡綢繆之意而一向悠泛征繕無期則此幾為

無兵之國豈不寒心惟幸訓練都監三手亂後新稍有頭緒而給保之

令于今七年尚未完了頃者令各道都事專為勾管而文移之際動經

旬月玩愒愈甚徒為奸吏囊橐之資極為痛愕前後各道都事並命
推考以警其怠慢之習且保額之不充雖由於官吏之弛緩而亦莫非
當初事目不嚴之致臣等伏見都監定保時凡士族不許給保云門閥
子弟及讀書有將來者固不可定軍但考法典則有蔭子孫當屬於忠
順云則無蔭落講者雖涉於士族似當定保况本非士族而冒稱者潛
濫買納一張官教便為終身無役之人若此不已雖至十年二十年之
久充保無路請 令都監改定事目刻日充定以重兵政 啓曰依啓

○丁亥○朝

王世子問

安○戶曹

啓曰高太監求請花席六十

張內四十張則劉承恩處即為給送其餘二十張織造隨後入送事
啓下殿後二十張造備 千秋使行次順付入送劉承恩處交付使之

轉致其時將此意具由 啓達而令觀義州府尹書狀之辭則必是

千秋使行次未及到州而有此狀 啓矣 傳曰知○傳于政院曰如

比進 賀使平時前例及橫看貢馬有無考啓亂後事勿為書啓○咸

鏡遺點軍

御史成均館司藝李弘曹書

啓臣祗承

嚴命遍歷六

鎮防備形止措置器械依事目一一巡審則富寧為府在六鎮初而議
以防禦似歇分防最少物力亦甚殘薄而府使柳止信隨便措置炮樓

城廊多有新造之蓋修築城壕緣以木柵弓箭火藥措備者亦多會寧
城子自柳珩到任之後始為修葺新造城廊多至一百五十內設擊臺
外築土牆身先督率功役已完常加組練紀律整齊一鎮軍情恃以無
恐設險壯固為六鎮最鍾城府使柳斐承蕩殘之餘專心防備改築女
牆深掘重塚木柵擊臺砲樓城廊無不完固頽城廢池變作堅完之鎮
行營自上年生變之後修築城池新創砲樓增高城堞重壕深廣土牆
堅固穩城則六鎮之中物力稍實城池器械自前月不至無形而府使
鄒沈益加修築多設城廊擊臺重壕之內又掘城底小壕以防設梯登
城之路防備諸具甚為完實茂山在於賊路要衝防禦最緊故分防之
軍比他稍優僉使玄楫亦能勤於修葺城池器械日就堅完高嶺僉使
李伯福盡心措置城廊新造四十餘處壕內設木柵甚固壕岸連掘品
方多造鐵錐列植江灘防備完全為諸鎮堡之冠潼關自陷敗之後疊
入主鎮將為棄地而今則多入分防僉使元悅董率修治城壕林木幾
盡掘植積置材木方造城廊安原權管金佐龍密排木柵堅設城廊未
完處今方措築勤辦之形優於諸堡訓戎則物力不至殘薄而僉使元
守身到任之後所修者城堞而已新築土牆而只蔽城門近處略設城

廠而材木極其尖細瓦干措設皆不著實軍器諸具亦不修鍊至如黃
拓坡西小羅等處則諸堡中尤甚殘薄而防備形止甚為虛疎土兵絕
少物力無形雖欲措置其勢末由此外各官各鎮堡則大同小異俱不
至全不修治矣

史臣曰嶺北絕遠王化不及邊臣貪黷無意防備脫有警急坐而待
止而弘胄狀 啓優多貶小慢費辭說弘胄可謂盡使乎之責乎

○黃海道觀察使沈悅狀 啓三月念後雨澤不降雖得小雨而旋即開
霽淒風長吹旱氣太甚早稻立苗而萎黃晚稻不為立苗水田為半不
得付種大豆則種不入土今月望前如不得雨則萬無一成之望今年
則因 詔使之行一道之民掃盡出站正當農月奔走路上專廢耕作
道內拋荒之田十居五六今年農事已極可慮加以旱灾如此阻如也
橋蓮之慶亦不立苗生民之事極為可慮令該曹 香祝幣下送急急

祈兩事○戊子○備邊司 啓曰日本所送禮曹書契已為勘定故別

單書 啓馬島回荅以此書契之意略加點化以示將遣差官之意為

當但此書契無分明說話且不稱使臣稱以差官本非渠輩始望必以
為歉然令孫文等持馬島書契馳往金山開諭入送無妨敢 啓 傳

曰先且此事移咨鎮江當否詳察施行○司憲府 啓曰明教化淑人

心有國之先務近來者俗貿貿世道日卑此莫非兵火之後書籍絕之

導率未盡其方泐然也三綱二倫行實乃是明倫之書譯以方言圖其

形像使閭巷婦人小子纔經一覽莫不欽服感嘆良心自生其有補於

風化豈淺淺哉兵難以來閭閻之間罕有此書今不廣印頒布非但泯

滅無傳後來之人全不知有此書無以感發而興起豈不可惜之甚乎

請 令諺曹優數印出頒布中外以為觀感矜式之地順天乃湖南巨

邑物衆地大素稱難治苟非寬猛兼濟長於治民者決難堪任新府使

李璣為人汎濫且乏剝繁之才不可更試於南方殷庶之地以點一府

生靈之害請 命遠差勿拘文武十分擇遣 答曰先○備邊司 啓

曰甲辰年間橋智正臣還之後以邊報移咨於鎮江其咨未端惟政為

偵探入送之意略及之今亦依此智正回還後移咨時並及為當敢

啓 傳曰先○備邊司 啓曰日本差官入送事已為議定差送之人

不容不慎擇前虞候全繼信頗有計慮亦嘗往來馬島今已招致于京
前萬戶許售為人明敏可堪任事以此兩人送之宜當齎送諒具大察
依惟政之行磨鉢而其時亦有盤纏不足之議今番則加數給送船格

亦不可不預為整齊此意慶尚監司處行文知會宜當敢 啓 傳曰

先譯官亦須極擇○以備忘 傳于政院曰前者都監砲手等投入宮

家者治罪嚴禁事傳教矣聞此董尚循前習不畏軍法出入宮家者非

一極為駭愕都監常時紀律不嚴致有如此亦為非矣一一摘發繩以

重律哨官則決杖于軍門今後都監一應軍人等毋得出入宮家事再

三申令後如有犯者詳加推覈吓犯明著則論以叛卒即梟首徇示三

軍都監常加摘發事言于訓鍊都監○都承旨崔天健以迎接都監言

啓日記文刻石事因 副使所言而 正使記文則字體頗大不便

懸板故並如是具 啓矣今承 傳教果資煩弊且儼若臺命名指意

未詳何指而若指儼若思之義則誠如 傳教甚涉欠短但 詔使所

命名者自前例為或刻板或刊石故並為 啓請矣 副使之言亦曰或

用或已或易云似不必依施此兩款並令禮曹商議稟 旨定奪何如

傳曰允○以備忘記 傳于崔濂曰全繼信雖未知何如人叨一人再

往未知於國體何如且倭人情熟則恐或有輕侮之患更議施行大駭

二价俱武人頗為可虞言于備邊司○己丑○朝 王世子問 安○

左副承旨崔濂以訓鍊都監言 啓曰都監特官今夏孟朔試才時居

首把提前縣監姜諤未滿三十分依兵曹朔試射居首例論賞何如
傳曰允○庚寅○晝 王世子問 安○藥房都提調柳永慶提調許

頊副提調崔天健 啓曰即刻因醫官伏聞前日 左邊酸痛而受針

矣澀水之後自脚至臂至鬢有氣升降流注酸痛之 教臣等不勝悶

慮之至與醫官等商議則必須審察 聖候然後針灸當否可以議

啓云令 御醫及針醫等詰 差備門外更承 下教為當敢 啓

答曰別無更言之証似因濕冷之氣觸入而復作欲急急施針入艾氣

以則難治矣凡針術問於針醫使得盡其術勿使他醫間之且手指之

病亦恐多用冷藥之致殊為可悶秋間欲大舉針灸外方如有針術者

無遺名致臨時議之○備邊司 啓曰今此之行專為偵探而逃苟非

諳委賊情者則必不得要領而歸全繼信日本則不曾往來只與馬島

之倭相熟既與之同行則勢必專待而不令見侮於日本優於繼信者亦

未易得此甚可慮且差官二人皆以武人送之果似未安但今番事體不

重以文官差遣未知如何許售門系卑微且非出身此人改之以他武

士識字有前程者極擇差送恐或宜當敢 稟 傳曰允○自午時至

申時日暈○辛卯○朝 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

以毛裘裹之汗流之後其證幾差猶有餘氣但不堪其熱旋脫之今日
欲還膏欲使汗氣加出以試之矣毋為來問至為未安勿為問安○禮
曹 啓曰經亂之後民風習俗日以偷薄子不知孝其親弟不能敬其

兄其他數敗彝倫滅絕風教可駭可愕之狀難以盡形此憲府之 啓

所以發也三綱二倫行實等書有足以感發良心興起善端固亦淑人

心之一助而亂後閭閻之間罕有此書令戶曹辦給印冊紙地等物校

書館專掌印出俟其畢印後 啓 稟施行宜當但許多卷帙以二司

之力未易印完下三道監司處隨便添助紙地事並為移文何如 傳

曰兄○壬辰○朝 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勿為問

安其證少差後一據汗氣不出○備邊司 啓曰許售之代當極擇差

送年少武臣中有履歷名稱已著者未易得之前武垂宣 傳官鄭

澣能文有計慮羣議皆以此人差送宜當取 啓 傳曰兄○以許箴

為吏曹判書柳公亮為戶曹參議李德溫為相禮李忠養為司憲府

掌令尹讓為世子侍講院文學申光立為禮曹佐郎慶暹為弘文館修

撰奇協為成均館典籍朴鳳壽為金海府使成啓善為順天府使尹鳴

為定平府使李彥英為慶尚都事柳起門為江原都事朴思齊為蔚山

判官鄭協為同知中樞府事元士立為滿浦僉使○癸巳○朝 王世子
問 安○備邊司 啓曰日本所送差官既以前武蕪宣傳官鄭溱書
啓矣今更見之則果是識字有計慮之人而但無履歷其舉止未免生疎
恐未恰當三水郡守趙暄為人明敏且有膽氣而時未赴任以此人差送
宜當今此之行得人最關雖十易之亦無所妨取此煩 啓 傳曰允
史臣曰鄭趙優劣固未可知但解紆息亂欲倚一武夫三寸舌國勢
可虞

○訓鍊都監

啓曰

備忘記曰前都監砲手等投入官家者治罪嚴

禁事傳教矣聞此輩尚循前習不畏軍法出入官家者非一極為駭愕
一一摘發繩以重律哨官則決杖于軍門今後軍人毋得出入官家如
有犯者詳加推覈所犯明著則論以叛卒梟首徇不事 傳教矣前於
癸卯年間投入官家者各別推治而弊益甚焉都監非不知也哨官非
不力也勢自有無可奈何坐觀無敢下手今因 傳教令各哨查出
則頑習已錮為態極巧頭出尾沒有影無跡其中顯稱奴子婢夫名號
難掩者則或可易知若名在簿籍跡托淵藪難以鈐束者則無跡可尋
時方查出者三十五名此人中尤甚驕橫者所當為尤重治哨官則決

杖且以傳教之意常加申飭論以叛卒梟首徇示事捧承傳施行

何如嚴旨之下為日已久查覈之際自致遲延久未回啓亦甚未

安故姑以現者為先書啓矣此後如有跡托隱漏者當一一啓請

治罪之意敢啓傳曰凡此人等有都監治罪後其中尤甚若干人

北道限年充軍以懲之○訓練都監砲手等投托宮家臨海君家左司

前哨李多勿孫前司左哨池千男等本家奴子稱云右司中哨許還守

尹認黃業同右司左哨高德男右教師隊池應福等婢夫稱云前司左

哨李今同李成會時方赴北呂義虔左教師隊朴應福等投托已上十

一名別無拒逆都監之事矣前司前哨梁火介右司前哨金獸生中司

後哨朴景仁左司中哨崔許弄右司左哨朴正男左司前哨金忠男左司

中哨朱興福等投托已上七名拒逆不現定遠君家中軍軍牢子朱彥祥

前司前哨崔千孫已上二名投入不廢哨役左司右哨裴麒守李仁倫

等戊戌三月因傳教成川陪行仍投入不現左司右哨金景雲右師隊

權應福左司中哨宋文祥右司左哨安戊寅等投托已上六名拒逆不現

順和君家左教師隊金惠孫左司前哨趙天祥已上二名投入不廢哨役

後司中哨洪有謹柳仁男等投入後司右哨朴大信前司前哨曹大吉車

業同等囚禁受刑後仍逃亡云已上五名不現右司前哨李應男全昌尉家投入不現右司左哨咸金大君房奴子收貢稱云乙未年以後不現際史臣曰都監哨軍乃 殿下之親兵也王子乃敢容隱為奴略無所忌是固王子之罪也然都監若摘其尤甚拿致鳥示則軍律肅嚴自當懼服而初既不敢問至於 嚴旨一下亦不得下手終以坐觀呀嘆回 啓是則都監烏得無罪

○左副承旨崔濂以兵曹言 啓曰流唐兵刷還時恐有騷擾之患濟

泮渡漢江銅雀路梁等處把守軍兵定送矣今聞五起皆已無事向西云上項軍似當撤回京城五門及宮城門把守軍兵訓練都監軍士并撤回如 傳曰允○甲午○備邊司 啓曰對馬島回答書契已為繕

完孫文或今當賞持先往令兵曹給馬急急下送敢 啓 傳曰允○

傳于政院曰上言越外呈之者推考事有承傳乎考 啓柳澗回 啓曰

云癸卯年六月因 備忘記自今後除至冤極痛合呈駕前者外凡可

呈該道該司尋常細微之事敢瀆 天威論以越訴杖一百之律事理

坐者加以上書故不實徒二年之罪雖合上言而不自親呈倩人代述

者推考事捧承 傳矣 傳曰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內有有司外有

方伯又有法府允有欲伸其情者足於此焉赴訴而越訴 駕前其間
多有褻慢濫瀆之狀越訴人治罪事捧承 傳則今當依承 傳推治
矣但難可一一治罪今姑勿為治罪而其上言之可呈該司而越訴
者政院一一察之勿下該曹非有司所擅者則啓下

史臣曰民情壅於上達則人寃莫伸

天聽煩於下察則君道不尊

有司各得其人庶事各當其理則雖無越訴之律而自無上言之呈矣

○宗廟官闕營建都監

啓曰兩都監開基立柱雖以戊申年

啓下

而材木鐵物燔瓦浮石等各項之事工役非輕必須自外處預先料理
整齊然後臨時庶可及為故田結收布欲趁今春捧納緣 詔使不意

出來不得已待秋成收捧事入

啓行會各道而但近來得聞各官或

已役捧欲先上納云以此都監將已捧者即上送未捧者依前待秋之

意又論理移文矣已捧者若先為上來則上項應行之事當趁時分掌

磨鍊郎廳監役官等不可不差出故別為選擇第

宮闕役事比

太

廟尤為浩大郎廳稍加負數提調二員亦加書

啓

傳曰知

史臣曰調兵未息運糧方急

詔使纔還土木繼興民力已竭時事

可虞

○乙未○朝 王世子問 安○藥房問 安 答曰平安○答左議

政奇自獻八度呈辭曰當此艱危之日元老大臣誠無乞身退休之義宜思
國家事調理速為出仕予跂足而待○光國功臣臣黃廷或上 疏曰伏

以天生倭夷密邇我邦自昔三國新羅及高麗之末皆被其擾害而未

有若我 國壬辰之極燿只是彼時 王子皆積年拘囚苦于彼中我 王

予則見執未久不以渡海而歸謁 行在其歡如舊者有異於彼時未知

後世其謂斯何也當此大亂之時臣之父子惟知保護 王子之為重而

耐苦陪護以致獨當其禍誰怨誰尤即今天啓虜心彼來乞和議臣同異

臣未知如何而 聖心獨斷欲遣使价以試情偽此實 宗社之福也外間

喧傳此行使臣必是危道惴惴其慄莫不難之此亦或然矣未知可遣者

何人臣竊念臨機應變之才在平時不可知之必值危急之際其才乃見

劉備之的顧一策馳驟越檀溪其發用只在乎瞬息之間非可預卜其

能否也臣之子赫至愚無狀但觀其對賊頡頏非不捷給如流略無恟氣

而但其處事踈脫致生後謗自罹罪網其不至於大辟者乃 聖上如天

之大德也然其罪名不及此時洗滌則其身亦已老矣人生幾何可復

有後者乎與其埋沒一生抱冤入地無寧此時更與賊爭辯有如富弼

使契丹之為則同行傍觀者見其心腸之無他而前日曉曉之言皆不然矣高麗之李藝三入日本鄭夢周再入日本其時亦豈欲遣使而不
得已為二人皆有後世之令名假令彼賊怒夫倔強之猶昔而逞其不
幸之心是亦命也求仁得仁有何恨焉况虜亦入耳前日既殺其孫男
以快其忿獸心雖不可測恐不無放麀之念思之至此亦殆矣如國
誣不得洗則其妻辨於皇上之前臣一家罪名不得洗於聖明之
下者歲月既久其冒昧瀆擾之誅有不暇避其情豈不哀哉伏願聖
明試令白衣差遣以責其效謹昧死以聞不踏 啓字還下

史臣曰廷或父子屈膝賊庭頭顱尚完 王法已無今乃尺喙自辨
至欲以子為賊庭之使小人之無忌憚正謂此也

○同副承旨柳澗 啓曰京畿監司上送黃廷或上疏疏辭猥濫語意
乖當而既有狀 啓故入 啓傳曰知○丙申○備邊司 啓曰孫

文或差送釜山事已為 啓下今將馳往而渠有所患疾病若於中路
添病不得赴時前進則狼狽可慮武弁中年少有計慮者一人差定與
文或給馬下送文或如不得進去則替受其書契傳付朴大根使之開
諭橋倭為當 傳曰允○丁酉

皇朝通志卷之九十九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B)
732.55
4724
[v.14]
no.107
0194385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大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107